

蒙兀見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忽必烈可汗諸子列傳第五十八

蒙兀兒史記卷第七十六

武進屠寄纂

忽必烈可汗十一子。正宮翁吉刺氏察必可敦。生朵兒只。真金。忙哥刺。那木罕。若忽哥赤。愛牙赤。奧魯赤。闊闊出。脫歡。忽都魯帖木兒。均不詳其母名族。繼守正宮之翁吉刺氏南必可敦。生鐵蔑赤。朵兒只王。早薨。無後。其位下歲賜腹裏江南無分撥戶。至延祐元年。始定年例。支中統鈔一千錠。見食貨志。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刺位下。

皇太子真金

蒙古源流作精吉木。官本舊紀改珍哉。

察必可敦次子。少從姚樞竇默受孝

經。中統三年十二月甲寅封燕王。守中書令。明年兼判樞密院事。

至元二年奉詔居潮河。其年八月內召。七年秋受詔巡撫稱海。太祖時鎮

海屯田於此築城即名鎮海八刺合孫語譌為稱海在和林北偏西

至冬還京。閒與諸王札刺忽及從臣伯顏

等燕居。令各誦所聞善言。於是撒里蠻曰。玉龍答失之子成吉思有訓欲治

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伯顏曰。可汗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

一為欺罔。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為盜竊。事雖未覺。心常惴惴。

若捕者將至。札刺忽曰

札刺忽疑是東道諸王之裔非太祖後人故下文稱吾祖有訓而不稱太祖太宗

吾祖有訓。長

者杪。深者底。言事貴究其終始。不可中輟也。王曰。可。汗額赤格有

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墮敗。吾觀孔子之語。即與聖訓合也。

初蒙兀俗不建儲。每汗之立。必經諸王百官集議。然後定策。謂之

忽里勒塔。故雖幹歌互汗之賢。有成吉思之遺命。定主神器而已。

丑踐阼之始。尚會議久之乃決。其後古余克汗蒙格汗之立。時論

頗有異同。爭端漸起。及中統初。遂有阿里不哥之釁。忽必烈汗鑑

於前事。知漢法立儲。實宗社至計。乃定策立真金為皇太子。又循

母以子貴之義。並冊真金母翁吉刺氏。察必為皇后。十年二月丙

戌。以皇后太子受冊寶。先遣太常合丹告廟。三月丙寅。汗御廣寒

殿。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安童授皇后玉冊玉寶。攝太尉左丞相

伯顏授皇太子玉冊金寶。太子有冊禮始此。

蒙古源流云。徹辰汗之秦貝哈屯。生多爾濟莽噶拉精吉木諾穆罕。

四子一女。齊齊克先於庚辰年。徹辰汗十六歲時。帕克巴喇嘛年四十六歲。將回家。汗降旨云。我四子誰往送。此寶貝喇嘛至家。日後令即汗位。一兒俱不願往。惟第三子精吉木台吉云。我願

報父恩。前往送。帕克巴喇嘛行至蒙古地方而歿。汗云。我前有成命。於精吉木之三子噶瑪拉。達爾瑪巴喇。諤勒。指依兄。第三人親為諦看。以諤勒。哲依克成治統。遂將第三孫諤勒。指依於汗。

在時令其卽位。按真金巡撫稱海事在庚午而非庚辰。時世祖年五十七而非六十六。真金之薨在大都非薨於蒙古地方。謂勒括依卽成宗。其以皇孫受皇太子寶。在至元二十年六月。故云於汗在時令其卽位。其說約略。與舊史有合處。但不甚確目。皇帝若曰。咨爾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

遺訓。適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爲不顯立冢嗣。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宏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乃從燕邸立爾爲皇太子。積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和稱伯顏爲同知樞密院事。本官也。此云左丞相。蓋臨時兼官。持節授爾玉冊金寶。於戲。聖武燕謀。爾其承奉。昆弟宗親。爾其和協。使仁孝顯於躬行。抑可謂不負所託矣。尙其戒哉。勿替朕命。九月。詔立宮師府。設官屬三十有八員。以侍衛親軍萬人。益隸東宮。太子命王慶端董士亨。選其驍勇。教以兵法。時閱試焉。初守中書令。將入省視事。乳母進新衣。笑卻之。曰。予何事美觀也。及爲太子。所服綾袷被瀋漬。命加染治。侍臣請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不難。顧服用未敝。豈宜輕棄。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酒池肉林。爾

欲吾爲之耶。不許。嘗有疾。車駕臨視。親和藥。賜之。遣侍臣李眾馳
禱岳瀆。太子戒其所至都邑。毋擾吏民。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
輒講論經史。翰林待制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宮臣進讀。至漢
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爲朱明服。大喜。曰。以吾身處。亦
當若此。及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曰。菜名爲邪。食之豈遽令人不
正耶。詹事丞張九思從容對。謂正臣防微。義固當爾。太子善其說。
賜酒勞之。嘗從贊善王恂學書。仿本。親署學生某習書。謹呈。其恭
儉敬慎如此。時恂與白棟朝夕侍經幄。不出宮門。諭德李謙太常
宋衡特被賓禮。咨訪無閒。且命衡推轂所知。以備顧問。衡言郭祐
何瑋徐瑒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等。太子曰。是數人者。悉爲
我致之。自近者始。遂召瑋於易州。瑒紹於東平。仁風於潞州。京兆
有處士楊恭懿者。行省朝廷累徵辟不起。太子下教中書。以漢惠
待四皓禮聘之。至則置諸中書。與衡輝總管董文用同議省事。會
有詔割江西龍興路爲食邑。太子謂左右曰。安得治民如邢州。張

耕者乎。乃使宋衛大選署守令。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進。太子怒曰：「朝廷令公等行省一方，但使百姓治安，財用何患不足？否則吾持此安歸？」盡卻之。阿里以民官兼課司，請歲增輸羊三百。太子以其越例，罷之。參政劉思敬遣其弟思恭獻新民百六十戶。問所從來，以重慶俘獲對。太子蹙然曰：「歸語汝兄，此屬宜隨所在放遣爲民，毋重失人心。」烏蒙宣撫司進馬踰歲額，諭之曰：「公歲令進馬，但如常數，恐道路芻秣過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然。」有司欲就威武營貸粟數萬石濟民饑。太子問王慶端可否，對曰：「兵民一體，何閒焉？」卽命與之。二十一年春，辟劉因於保定，因以疾辭，固辟之。乃至，拜右贊善大夫。以吏部侍郎夾谷之奇爲左贊善大夫。時已立國學，李棟、宋衛、李謙皆以東宮僚友兼教胄子。至是命因專領之。嘗曰：「吾聞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糜，章宗謂養出一范文正，所償顧不多耶？其言甚善。」會因乞疾去，以長史耶律有尙爲司業。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令就學。伯

必令阿八赤入蒙兀學。逾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其子以蒙兀書對。太子曰。我命汝學漢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監。遣使辟宋工部侍郎倪堅於開元。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亾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亾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納。賜酒。日昃乃罷。初。可合馬擅國柄。太子惡其姦。未嘗少假顏色。王著知阿合馬所憚。惟太子。故假太子命。夜召而殺之。及和禮霍孫入相。太子曰。阿合馬死於盜手。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嗚。苟或阻撓。我當力持之。中書啟何瑋參議省事。徐瑛爲左司郎中。二人入見。太子諭之曰。公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行。毋負平生也。太子在中書日久。練習時政。四方州郡科徵輓漕。造作和市。凡有足以病民者。聞之。卽日奏罷。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太子意甚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乎。其後世榮果坐臯。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有言。訖箝口不敢捄。至元以來。天下臻於太平。人才輩出。太子折節下交。凡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

則布衣志節之士。皆待以恩禮。始終不衰。王恂卒。太子哀悼於其
葬也。賻鈔二千五百緡。仍召賜其子寬。寶鈔五千緡。命用盡可復。
以聞。宋衛目疾。賜鈔千五百緡。王磐告老而歸。官其婿於東平。以
終養。孔洙自江南入覲。則責張九思學聖人之道。不知有聖人之
後。其大雅不羣。本於天性。中外歸心焉。於時忽必烈可汗春秋高。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有疏請禪位太子者。太子聞之驚。曰。必禍我
矣。中臺乃寢其疏不上。而阿合馬黨塔卽古阿散乘閒發之。上震
怒。太子益憂懼不自安。遽得疾薨。時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也。壽
四十有三。三十年正月。賜諡明孝太子。太子性仁孝。嘗從幸宜興。
州名。故城在今承德府興州河上。忽必烈汗適違豫。太子憂形於色。夕不成寐。聞母后
察。必可敦暴得風疾。卽悲泣。衣不加帶而入省。及可敦殂。太子自
獵所奔赴。勺飲不入口者終日。設廬帳居之。鐵穆耳可汗卽位。追
尊諡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祔於太廟。子三人。長晉王甘麻
刺。次二荅刺麻八刺。皆自有傳。次三鐵穆耳可汗。

安西王怛哥刺皇太子真金同母弟也

蒙古源流以莽噶拉為精吉木次兄與世表異

未出閣時

李磐為王說書官

諸王設僚屬及說書官見至元元年八月本紀

王性寬和能受善言。至元九年

十月丙戌封安西王

据本紀諸王表金印螭紐安西王怛哥刺封年同按真金為怛哥刺母兄以中統三年封燕王那木罕為怛哥刺母弟以至元三年

封北平王即怛哥刺之異母兄弟如忽哥赤以至元四年封雲南王奧魯赤以至元六年封西平王而怛哥刺年在真金那木罕之間且係忽必烈汗適子顧其封安西王乃在那木罕之後且在忽哥赤奧魯赤之後殊不可解竊疑怛哥刺之封安西王本與那木罕封北平王同年或且先出之至元九年始出鎮京兆六盤本紀誤以其出鎮之年為始封之年世表又沿本紀之誤目

鎮京兆分兵駐六盤山兼轄河西吐蕃四川等處軍民之政置王

相府以商挺李德輝為王相明年燕王立為皇太子怛哥刺亦晉

封秦王別賜秦王獸紐金印其安西王螭紐金印兼綰如故一藩

二印兩府竝開在長安者曰安西在六盤者曰開成皆號上路王

相府冬夏分駐焉

夏駐六盤冬駐長安

怛哥刺始至長安營於素滄之西毳殿

中峙衛士環列車閒容車帳閒容帳包絡原野周四十里中為身

門譏其出入關中故老望之眙目忧心以為威儀之盛雖古之大

單于無以過也既而有詔命京兆尹趙炳為治宮室壯麗視皇居

先是京兆本忽必烈汗潛邸舊封而六盤益秦隴之吭俛瞰全蜀

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嘗置老營卽山避暑蒙格汗車駕入蜀亦
畱出卑可敦及輜重山上命大將渾都海領重兵戍之固王師後
路及是忙哥刺以忽必烈汗愛子開藩於此爲西土重鎮焉會朝
議三道伐宋丞相伯顏取中道自襄陽浮漢出江而蜀據大江上
游時嘉定重慶渠合涪萬施夔等府州尙爲宋守朝廷分置東西
兩川行樞密院討之行軍之事皆稟安西王相府節度十二年詔
王相李德輝撫蜀給鈔千挺爲軍需駐成都督餽饟仍命王分遣
所部從西平王奧魯赤征吐蕃是歲賜王幣帛八千匹絲萬斤明
年伯顏已下臨安淮東西江東西浙東西湖南北諸路悉下王所
部軍亦克萬州兩川州郡多降惟重慶涪合不下王相府督東西
行院軍分攻之十四年兀刺孩火石顏叛王奉命帥師北討王相
商挺畱治府事南平王禿魯乘閒舉兵六盤遙應海都十五年王
相府檄延安路招討使李庭玉等從蒙兀軍都元帥忽必來別速
合討之比王歸自北邊六盤之亂已平矣是年十一月王薨

王薨年
月据趙

炳子阿難荅襲封安西王

襲封之命當在十六年。諸王表云十七年襲封誤也。又按至元十六年七月本紀云：敕發西川蒙兀軍七千新附軍

三千付皇子安西王。按是時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已薨。本紀以位言，故不書名。否則宜稱皇孫安西王阿難荅。

阿難荅年少。同知運使郭琮

郎中郭叔雲乘機竊弄威柄。十六年秋，京兆府尹趙炳入朝發其

奸，詔以炳為安西王相。乘傳偕敕使往按。二郭懼，假阿難荅令旨

入炳鼻，下之獄。十七年三月，毒殺之。事連前王相商挺，語具趙炳

商挺傳。是年，賜食吉州路六萬五千戶。明年十月，命王府協濟戶

及南山隘口軍屯田。安西延安鳳翔六盤等處。二十二年二月，有

旨為皇孫阿難荅立衍福司

秩四品使同知副使各一員

二十四年，尚書省臣桑哥

言：皇子忙哥刺始封安西王，統河西吐蕃四川等處。置王相府。後

封秦王，綰二金印。今嗣王阿難荅仍襲安西王印，弟按檀不花別

用秦王印。其下復以王相印行。一藩而二王，恐於制非宜。且北安

王相府無印，而安西王相獨有印，非事例。遂詔按檀不花上秦王

印，并罷所署秦王傅。其阿難荅仍襲安西王，置王傅如故。而收其

王相印

舊紀至元十七年六月，書安西王薨，罷其王相府。据此可知其誤。

尋從阿難荅請，為設本位。諸匠都

總管府明年發米六千石。振所部饑，且給橐佗百頭。二十六年，罷按檀不花所設斷事官。明年，又罷秦王府典藏司。三十年，阿難荅仍請設常侍官，不允。惟給安西王府斷事官印。是年十二月，以鐵赤句脫脫木兒句斲住句拜延四人竝爲安西王傅。元貞初，王以所部貧乏告，賜鈔二十萬挺。又以隕霜殺禾，別賜其部民在山後者糧萬石。是年冬，以王傅鐵赤等自從入朝，請復立王相府。鐵穆旨汗不允。賜王甲冑槍槌弓矢囊韉等十五萬八千二百餘事。命出鎮北邊。明年，鐵赤等復申王相之請。汗曰：去歲阿難荅面陳朕諭以辭禪，可汗定制。今復云然，豈欲以四川京兆盡爲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第行王傅事。王尋遣使復以貧乏告。汗曰：辭禪可汗聖訓，嘗以分資爲難。阿難荅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邪？去歲賜鈔二十萬挺，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餓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振之。大德五年秋，籍王府侵占田站四百餘戶爲民。是秋，海都犯和林。

王所部力戰有功。至冬解嚴。給其軍士食。令各還家休息。候春調遣。連歲禁和林釀酒。惟王及諸王忽刺出脫脫人不沙也。只里駙馬蠻子台。食吉刺帶燕里干許釀自飲。不許酤賣。七年五月。朝廷追論大德五年戰功。賜王及皇姪海山諸王脫脫人不沙駙馬蠻子台等金各五十兩。銀珠錦幣等物有差。所部諸軍銀以兩計。鈔以挺計。各二十萬。幣帛以匹計。各五萬九千。是年秋。海都嗣子察八兒及篤哇明理帖木兒等遣使請息兵。有旨命王慎飭軍伍。置驛以俟其來。九年。詔補給位下積年所減歲賜金五百兩。絲萬一千九百斤。仍賜所部鈔萬挺。明年。別賜王鈔萬挺。尋以開成地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所謂秦王。指忙哥刺。等五千餘人。振鈔萬三千六百餘挺。糧四萬四千一百餘石。又明年正月。鐵穆

百汗殂。阿難荅適以明理帖木兒來朝。先三日。至京師。

以庚午日至。按明理帖木兒以

七年秋。與察八兒等同納款。至是始入朝。阿難荅前既奉旨。整軍置驛。以俟其來。彼既來。則帥以入朝者。自是阿難荅之職。且正月為諸王朝會常期。固非預料。汗殂。覬覦大位。始至京師。亦未必已身。兀可敦所召。乃元史卜魯罕皇后傳云。大德十年。后嘗謀貶順宗妃荅吉與其子仁宗。往三州。明年。成宗崩。時武宗在北邊。恐其歸。必報前怨。后乃命取安西王阿難荅失里來。京師謀立。

之此元朝實錄之南言明初脩史者無識未經削正者也按諸五年長出閣就藩為歷代皇家之通例八達汗以大德十年出鎮懷慶年已二十二歲孰謂尚非出閣之年乎懷孟為其父荅刺麻人刺分地直隸中書省地在河北密邇王畿以此為貶孰云非貶西書為元史所誤譯述略同甚矣信史之難言也今据事實訂正之如上下文

魯罕以皇太子德壽前殤。大行無嗣。辭禪可汗。適孫惟阿難荅獨

在。於大行為從父兄弟。最親。也孫鐵木兒汗及海山汗八達汗皆辭禪可汗曾孫且國家事重。宜立

長君。阿難荅之年雖不可考。然必長於海山汗八達汗也。孫鐵木兒汗斷然可信。遂與左丞相阿忽合、平章八都馬

辛一作八都馬失前平章伯顏、中政院使客列亦道與等議立之。右丞相哈

刺哈孫黨於懷寧王海山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持其議不即

下。時懷寧王撫軍金山。八達汗就藩懷孟。均不在京師。哈刺哈孫

潛遣使南北分道迎之。后如舊傳稱卜魯罕皇后命取安西王阿難荅失里來京師。謀立之。與哈刺哈孫傳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荅。兩說

尙相通。蓋大行在賓。新君未立。皇后暫臨朝出命。猶古今通制也。武仁二宗本紀乃云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成宗皇后伯要真氏稱制。阿難荅輔之。則前史讐言耳。設二傳之說為是。則阿難

荅本壯王。既立之後。成后自當退居別宮。豈得復稱制。若成后稱制。阿難荅輔之。則必更有少主。如成王誦者。尸大號於上。而阿難荅僅當周公輔政之任。其說乃可通。今皇太子德壽已前殤。此

外竝未更立少主。阿難荅所輔何人耶。故后立阿難荅與皇后稱制。阿難荅輔之二說不容竝立。明初脩史者乃竝載之。胡不自知其矛盾耶。八達汗自懷先入

三月乙丑朔。知阿忽台等已定議。將以三日丁巳。巴身兀可敦卜魯

罕臨朝授冊。使百官奉阿難荅行即位禮。右丞相哈刺哈孫亦署

議八達汗以事急不及待外援乃先期一日丙辰

仁宗舊紀作丙寅誤也

與諸

王禿刺帥潛邸衛士稱兵犯闕明理帖木兒右阿難荅帥禁衛兵

禦之不勝被執阿難荅及巴牙兀可敦亦被幽禁宮中

据乞迷亞可丁書惟西書稱明

理帖木兒帥師與戰云云按宮中非大戰之地殆不過少數近衛直宿之士臨時與潛邸衛士格鬪耳

五月海山汗至上都逮治阿

難荅及明理帖木兒竝賜之死然後即位阿難荅既死國除海山

汗以其安西王位下分地及江西吉州路戶鈔賜皇太子時人達

汗以太弟居東宮位也既而廷臣或有以阿難荅子月魯帖木兒

復國請者

成宗舊紀天德七年十一月遣諸王玉龍鐵木而使察八兒此諸王似即阿難荅子月魯帖木兒之異譯九年七月舊紀書賜安西王阿難荅子月魯帖木兒鈔二

干挺蓋賞其奉使之勞也按時計程據理推測或當不謬

詹事丞王約言安西王以何辜誅今復之何

以懲後事遂寢至治三年八月碩德八刺汗南陂之變月魯帖木

兒及其叔父按檀不花實預逆謀九月也孫鐵木兒汗登極慮逆

黨反側生變姑命月魯帖木兒襲西安王爵及逆賊也先帖木兒

淇傷鐵失等先後伏誅乃追治餘黨是年十二月流月魯帖木兒於

雲南按檀不花於海南天曆閒月魯帖木兒赦歸本紀失書至順三年四

月坐與畏兀僧玉你達八的刺版的一作旭你迭國師必刺忒納失

里沙津愛護持謀不軌伏誅此亦疑案與也里身事相類鄒氏代過云王思誠傳至正十七年紅巾陷商州思誠會豫王及省院官於安西

王月魯帖木兒耶蓋言故耶也計月魯帖木兒於至順末誅至是已二十五年或其後裔尚居於此當時沿前代所遺而指之非至是月魯帖木兒尙存也月魯帖木兒襲封安西王僅踰月故舊世表不書其封號

北安王那木罕舊紀一作南木合又作那皇太子真金同母少弟也未出

閣時高道為王說書官至元三年六月丁卯封北平王螭紐金印

明年三月王與燕王安西王舊紀稱等同受賜銀三萬兩時諸王海

都跋扈金山連結西道宗王抗違朝命忽必烈汗謀以親藩帥重

兵防之意屬王七年賜王軍馬六千匹牛三千頭羊萬噉同時賜北邊戍軍馬

二萬牛一千羊五萬舊紀不言所以賜之之故實則備王出鎮之用所謂北邊戍軍皆受王節制者八年命出鎮西北邊建身阿力

麻里克八年本紀失載二十一年三月王至自北邊舊紀始追述之按阿力麻里克本察阿互汗國夏身之地那木罕建身於此欲斷海都與察阿互汗國及巴秃汗國之交通也

自皇子闊闊出時尙未封以下諸王從者七人竝受王節度明年十

二月益賜王軍馬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羊六萬一千五百三十一

噉又明年正月賜甲千領時察阿互孫鼎古伯與海都戰而賤殞

表史七十六

於陳王乘其敝與右萬戶李幹兒出所部合兵討曷古伯餘眾平

之舊紀至元十年十二月諸王李兀兒出所部與皇子北平王合軍討叛臣曷古伯平之賞立功將士有差按李兀兒出即祕史成吉思功臣四駿之一李幹兒出封右萬戶卒於成吉思未

年大德五年追封諡廣平忠武王故舊紀稱諸王然此時上距李幹兒出之卒已四十七年其孫玉昔帖木兒實襲右萬戶舊紀仍稱李兀兒出者以位言不以人言也憲宗元年辛亥闊帖兀阿

闌之會育西方大將班里赤九年己未重貴山之會育阿兒刺部人八里赤所謂班里赤八里赤

皆李幹兒出異文時在右萬戶位者實李幹兒出之子李欒台顧舊紀不稱李欒台而稱班里赤

八里赤亦此例也曷古伯洪侍郎譯多桑書作尼克貝音近考泉譜曷古伯爲察阿互國第八汗

以西一二七〇年卽至元七年繼人刺而襲察阿互汗位一二七二年卽至元九年與海都戰敗

陳浸是役北平王等僅收下莊之利徒以阿力麻里去朝廷道遠不憚冒功自居耳元史載其事

於至元十年十二月者乃賞功之年月非曷古伯戰死之年月也曷古伯宜稱叛王舊紀稱叛臣

殊不事間賞立功將士有差自後二年之間賜所部馬三萬二千一

百八十匹羊十萬有三百噉當是時王師三道伐宋海都窺知漢

地兵力空虛又自得八刺子篤哇之助駸駸有南牧之勢忽必烈

汗以那木罕統七八宗王之軍孤懸敵中恐駕馭失宜或至僨事命丞相安童來視師就行中書省兼樞密院事畱以輔王然安童雖厚重非治邊才師不和幹赤斤曾孫脫黑帖木兒時在軍中勇而驚不受約束十三年秋脫黑帖木兒與阿里不哥之子藥不忽兒玉龍荅失之子撒里蠻等合謀夜劫王營執王及王弟闊闢出

并械繫安童送海都所而奉河平王昔里吉以叛是年十月本紀書賜皇

乏者羊馬幣帛有差時朝廷已得諸王叛問王雖被拘敵中。所部仍從征討朝廷累歲賜其軍

銀鈔幣帛。及其位下工匠等羊馬價不絕十七年二月三月十八年六月既而諸叛王

內鬩昔里吉殺脫黑帖木兒。撒里蠻又執昔里吉及藥不忽兒將

獻諸朝撒里蠻執昔里吉事任至元十八年十九年正月王自敵中遣諸王札刺忽以間

撒里蠻蓋畏不敢自通因王以為先容也是年十二月賜王位下塔察兒等馬牛羊有差本紀稱賜皇子

北安王北安為北平之誤諸王表北安王那木罕至元十九年賜印蓋又為是年紀文所誤二十年三月賜亦如之本紀稱皇

月又賜所部軍鈔羊馬本紀又誤稱皇子北安王王猶被畱未歸也明年三月王

始歸自北邊舊紀稱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足証前此稱北安王之誤又紀稱畱七年按自十三年秋被畱二十年秋見釋除卻歸途月日適足七年之數閏五

月癸巳改王封號曰北安仍賜金印螭紐按舊紀是年七月復書賜皇子北安王印竊疑閏五月雖改封號鑄

印未成及是始成而賜之二十三年賜食臨江路六萬五千戶未幾仍出鎮北邊

建身塔米兒河上那木罕再出鎮北邊舊紀未載不知在何年身忽都傳稱至元二十一年命與秃哈同討海都被其精兵朵兒朵哈上其功其後北安王駐

帖木兒河乃頗也不堅有異圖也不堅引兵趨快綠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秃哈率眾追之會中東流與幹兒洹河會据身忽都傳所稱北安王駐帖木兒河即塔米兒河在和林西北康孩山

十四年前知也不干以二十四年從乃顏叛時北安王先已駐軍帖木兒河上矣王弟寧遠

王闊闊出及河閒王也不干即也鎮遠王身忽都等從二十四年乃

顏叛遼東也不干被誘東應之引兵趨客魯漣河大帳王遣闊闊

出及欽察親軍都指揮土土哈帥眾追之自與丞相伯顏和林軍

犄角防海都使不得與乃顏東西連橫乃顏遂以無援速滅二十

六年十月大都馳米五百石餉王軍二十九年王薨世祖本紀不載北

云世祖以第四子北安王鎮北邊北安王薨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代之考甘麻刺之封晉王本紀

載於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諸王表及顯宗傳封年同據此知北安王之薨即在至元二十九年

但不詳其那木罕以察必可敦少子故為忽必烈汗所鍾愛頗覬覦

青宮既乃出鎮西北邊而燕王真金立為皇太子尋那木罕被劫

陷敵久之始得釋歸以儲位不及反羈旅重受辛苦怨望汗怒謫

令再戍北邊無何真金卒汗意尚屬王然餘怒未息以故儲位久

虛遲遲不即冊立及王既薨始以皇太子寶授真金子鐵穆耳乞迷

丁書云先是汗欲立第四子那木罕為太子會西征被囚乃立真金既而那木罕得釋歸朝以不

得立怨望汗怒貶之未幾真金亦卒寄按真金以至元十年立為皇太子其年那木罕鎮阿力麻

里尚未為昔里吉等所劫質西書稱以西征被囚乃立真金其說殊誤惟真金薨於至元二十二

年十二月忽必烈汗春秋已高為國本計宜速再立太子時適子中那木罕僅存論所當立舍之

莫屬況那木罕先一年自海都所釋歸即是時已再出鎮北邊不難召之使返恪守青宮乃竟不

然則西書謂那木罕以不得立怨望汗怒貶之其說不為無因且那木罕自至元八年出鎮阿力

麻里十三年被劫二十一年歸朝在外已十三年有奇論父子常情那木罕既爲愛子忽必烈汗正當留侍左右使享安樂以償其前者遠戍久羈之苦乃歸朝不久遽令再出北邊駐軍塔米兒河此之清人高克河上消遙久而不召使非因怨望遭怒必不至此則西書之說大足補元史之闕也惟真金薨後忽必烈汗果深怒那木罕欲立皇孫鐵穆耳爲嗣何不於至元二十三年間卽行冊立之禮必待那木罕薨後始用玉昔帖木兒之言以皇太子寶授鐵穆耳知那木罕未薨以前忽必烈汗尙有立之意此則中西史籍未能明言鄙人所獨得之聞也 那木

罕無後延祐七年追諡昭定王也孫鐵木兒汗登極未改元卽敕會福院奉其象於高粱河昭應宮歲時祀之

雲南王忽哥赤至元四年八月丁丑封賜駝紐鍍金銀印命出鎮雲南兼轄大理善闡及察罕章合刺章赤禿哥兒金齒等蠻九月立大理等處行六部以闊闊帶爲尙書兼雲南王傅柴楨亦尙書兼王府中尉甯源侍郎兼府司馬是月王陛辭忽必烈汗面諭之曰大理朕手定深愛其土風向非曆數在躬將於彼分器焉汝往其善撫吏民以雲南地接安南同時詔諭安南國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賦稅六置荅魯合臣明年安南國王陳光昞奏占城真臘二寇侵擾有旨諭光昞已命卿調兵與不干并力進征今復命雲南王忽哥赤統兵南下卿

可遵前詔。遇有叛亂不庭為邊寇者。發兵一同討捕。降服者善為

撫綏。據此知王至雲南在至元五年時大理等處三十七部宣慰使都元帥寶合丁專

制歲久。有竊據之志。忌王來。設宴享王。王中毒。一夕暴薨。王薨當在至元六七

年之寶合丁賂王傅闊闊帶及阿老瓦丁亦速夫等祕其謀。府尉柴

楨及火你赤發覺之。文學張立道密遣人至京師告變。忽必烈汗

聞而驚慟。使斷事官博羅歡吏部尚書別帖木兒馳驛往按得實。

八年二月。寶合丁及王府官嘗受賂者咸伏誅。賞告變人張立道

等。遣阿魯忒兒等撫治大理。阿魯忒兒似亦諸王。按至元十二年正月。本紀書命土魯至雲南。趣阿魯帖木兒入覲。土魯即南平王秃魯阿

魯帖木兒。似即此阿魯忒兒。異譯。又按舊紀。至元九年正月。與西平王與魯赤南平王秃魯同征建都者。有阿魯帖木兒。似亦即此人。既復代以諸王秃

魯。忽哥赤有子也。先帖木兒久未襲爵。十七年。張立道以中慶路

宣慰使述職入朝。為請於汗。是年十月丙子。遂以忽哥赤雲南王

故印賜也。先帖木兒。舊紀書賜雲南王忽哥赤印文有脫誤。當書以雲南王忽哥赤印賜其子也。先帖木兒乃合二十二年。雲

南行省脫帖木兒上言。阿沙阿女阿則三部欲叛。宜遣人往召。如

不至。乘隙伐之。忽必烈汗不允。因敕諭之。謂事不議於王者。毋輒

行尋命合刺章酋長之子入質京師千百戶之子留質雲南王所

明年遣使諭王調合刺章軍千人或二三千從阿里海身征交趾

仍具將士姓名以聞二十五年二月丙寅換賜王駝紐金印諸王舊表金印

駝紐雲南王也先帖木兒至元十七年襲封印紐是而年分誤二十五年二月舊紀書賜雲南王塗金駝紐印則又年分是而印紐誤蓋十七年所賜者乃其父忽哥赤原受之第四等金鍍銀印駝紐

而二十五年所賜者乃第三等之金印駝紐也命帥諸王將征緬竝敕雲南行省軍到緬中一稟

王節度及王軍次蒲甘緬人誘之深入喪師七千餘汗以王不嫻

軍事二十七年冬封皇孫甘麻刺為梁王代鎮雲南鐵穆耳汗登

極大會王與西平王奧魯赤寧遠王闊闊出鎮南王脫歡受賜金

各五百兩銀五千兩鈔二千挺幣帛各二百匹其幼王減五分之

一。至大元年正月進封營王諸王舊表作大德十一年互異皇慶初賜食福州路福安

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凡忽必烈汗諸庶孽子孫戶數視此延祐

初賜鈔萬挺并振其支屬貧乏者以二月糧至治初所部畜牧虎

耗賜鈔五十萬貫周之泰定四年二月出鎮北邊賜金一挺銀五

挺鈔五百挺幣帛各十匹舊紀稱觀王也先鐵木兒實營王也是年秋又賜鈔三千挺天

曆初也先帖木兒爲上都起兵事後圖帖睦爾汗以爲臯奪營王

印至順元年二月仍給還之三年二月癸卯王薨文宗舊紀天曆初所稱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

即營王至順元年二月庚子以兵興所收諸王也先帖木兒搆思監等印給還之即給還營王等印也三年二月癸卯所薨之諸王也先帖木兒亦即營王舊紀於有封號之宗王便文稱諸王此例甚多鄒氏代過以爲

諸王之同名者殆非也子二曰脫歡不花曰脫魯舊世表不著据輟耕錄補又按順帝舊紀元統元年五月詔雲南王

阿魯鎮雲南後至元七年三月雲南王孛羅來獻虎可伐之捷阿魯孛羅當是忽哥赤之後但不知與也先帖木兒是父子抑是兄弟附注於此俟考又有把市刺

瓦爾密者亦忽哥赤之裔自雲南王進封梁王自有傳

愛身赤大王所部游牧河西至元十四年七月本紀云以中興府隸甘州行省以河西愛身赤所部屯田軍同沙州居民脩城愛原作管

因愛之俗書作愛與管之行州書作受者形近而譌至元九年賜之馬二十一年賜位下怯薛歹孛

折等及兀刺海部民戶鈔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三挺兀刺海甘肅行省路名愛身赤所部

在河西與兀刺海路相近故其怯薛歹與兀刺海部民同時賜鈔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午賜王銀印諸王表銀印龜紐無

國邑名者下失載愛身赤名及賜印年二十四年夏乃顏既以叛誅其黨勢都兒猶據咸

平渡遼欲犯豪懿王帥宣慰塔出自藩州北討命宣慰亦力撒合

分兵趨懿州寇悉解散明年冬賜所部羊馬價鈔二十九萬有百

四十七挺馬二萬六千九百有四匹羊十萬有二百十噉橐佗二

百八十八蹏即七十頭牛千八百角百斤以旌戰功薨子孛顏帖木兒襲

舊世表作不元貞元年入朝與阿人也不干各賜金銀鈔幣如雲南

王也先帖木兒大會賞賚皇慶初賜孛顏帖木兒紀稱愛牙赤之子而不名邵武

路光澤縣戶萬三千六百有四所部東南旁賀蘭山西北臨沙磧

在今阿拉善額魯特旗牧地地磽瘠貧乏延祐閒一再振給泰定元年七月奉旨鎮

闊連東部賜鈔三千挺孛顏帖木兒之兄阿木干大王無所表見

其子也的古不花的本紀作忒也孫鐵木兒汗朝深被委信泰定三年二

月汗如上都命與平章兀伯都刺等居守天曆初諸王忠於也孫鐵木兒汗及皇太子阿速吉八者多被燕鐵

木兒及圖帖睦爾汗所殺舊紀太平諱不書也的古不花疑亦在被殺之列

西平王奧魯赤至元六年十月封賜駝紐塗金銀印九年正月給

王馬價弓矢敕與諸王阿魯帖木兒句禿哥句禿魯紀稱南平王禿魯所部

及西蜀都元帥也速答兒部軍并怛古帶所轄玉速公弄等十八

族吐蕃軍玉速舊紀作欲速衛藏通志作玉書是等十八族今尚有遺裔在青海南部木魯烏蘇哈刺烏蘇即江水黑水二源之地蓋古羌種唐以後通稱之曰吐蕃同

征建都全軍受王節度又王既出征恐所部畱者饑給之米事在是年四月

明年王與也速荅兒等合兵攻建都禽其酋下濟等四人俘蠻民

六百建都乃降畱怛古帶等新舊軍萬一千五百人戍之又明年

正月立建都寧遠都護府兼領互市監十二年三月敕安西王怛

哥刺諸王只必帖木兒駙馬昌吉景亦作長分遣所部從王征吐蕃九月

賜王所部戍鴨池軍人馬三匹鴨池亦作鴨赤或作鴨城一作押赤吐蕃城名近雲南十六年又先後

賜所部軍衣鈔羊馬價明年秋賜糧十九年春賜王位下怯薛互

那懷等鈔萬一千五百二十一挺二十二年王帥所部會諸王阿

只吉軍與叛王篤哇戰不利明年冬與鎮南王脫歡諸王出伯句

也不干同拜羊馬價鈔十五萬一千九百二十三挺及馬七千二百九十四匹羊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九幣帛

毳段木縣布三千二百八十八匹貂裘十四襲之賜又明年振其部曲游牧大同路

者二月糧三十年十月王奉命以所部九千人付萬戶張邦瑞帥

之西征蓋征西征邦瑞者王麾下漢軍驍將也久在西邊恃功驕恣元貞

初以不法事為河西隴北道廉訪司所鞫王頗庇之事聞鐵穆巨

汗諭王毋撓憲司法是年析諸王出伯所統探馬赤軍紅襖軍蒙兀

語忽刺安迭格是軍之名起於金末
翰歌互汗平金時收之相沿爲稱

各千人隸王麾下二年命王駐夏上都賜

銀二百五十兩鈔六千挺所部六萬挺大德二年振所部三月糧

七年賜食南恩州萬三千六百有四戶八年賜鈔二萬挺十年二

月又賜三萬挺十一月給所部米未幾王薨大德十年後本紀不復見奧魯赤名爵故知不久卽薨

長子鐵木兒不花以才武別將至元中駐軍亦奚不辭以仰輝四

川道遠不便二十六年徙駐重慶大德元年三月丁丑封鎮西武

靖王賜金塗銀印駝紐此後本紀不見鐵木兒不花名爵豈旋薨耶其子搠思班名爵始見於大德十年二月鐵木兒不

花長子老的至大二年三月丙寅封雲南王金塗銀印駝紐時梁

王松山鎮雲南得風疾故海山汗以老的往代之賜金二百五十

兩銀七百五十兩治裝并賜從者幣帛有差四年八百媳婦蠻與

大小徹里蠻寇邊徹里卽伊尹四時令之產里地名最古雲南行省右丞阿忽台以兵從

老的討之愛育黎拔力人達汗已登極以王出征賜所部馬價鈔

萬二千挺皇慶元年朝議以蠻夷小小寇盜或撫字乖方所致不

足勞王師因罷軍降璽書招諭其酋果聽命以馴象及其它方物

來獻。延祐二年二月。老的入朝。是年十一月。八達汗封和世疎汗

為周王。代老的鎮雲南。不赴。舊紀延祐四年正月。諸王脫脫鎮雲南。擾民。以按灰代之。七年五月。封王禪為雲南王。往鎮其地。皆老的入朝

以後老弟。搠思班。襲封鎮西武靖王。老的子阿刺忒納失里。由西

安王進封豫王。皆自有傳。奧魯赤次子八的麻的加。襲父爵西

平王。紀表皆闕至治末。嘗振其所部衛士。泰定紀至治三年十月。但稱雲南王。西平王二部。衛士饑而不著。二王之名。時

奧魯赤已薨。所謂西平王。必八的麻的加也。子貢哥班。文宗舊紀作管不八所部人有游牧遼陽者。至順二

年春。與壽王脫里出陽翟王帖木兒赤駙馬昌王八刺失里等部

之民同告饑。行省發近倉粟振之。兩月。後至元三年七月。始襲佩

西平王印。順帝舊紀其名作鞏卜班至正二年。官湖廣平章。奉詔領本省及河南

江淞諸軍。討賀州道州徭賊。明年禽其酋。送闕伏誅。九年入知樞

密院事。舊紀皆不稱為西平王。蓋諸王既為省院臺大臣。例不兼稱王。

寧王闊闊出。至元八年。從北平王那木罕出鎮阿力麻里。十三年。

同為昔里吉等劫質。西書謂以三皇子送怛哥帖木兒。今考知北平王送海都。所惟闊闊出未詳。後同釋歸。未幾復

同出鎮北邊。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亥。封寧遠王。賜龜紐。盜金銀印。

從鐵穆巨汗潛邸撫軍金山至元三年既而汗歸嗣大統畱以自代諸

王將竝聽節制大德初與諸王藥不忽兒前丞相朵兒朵哈督帥

都指揮牀兀兒玉哇失等踰金山深入海都所屬巴阿鄰之地大

敗其眾而還明年冬篤哇潛師襲合塔王師以無備致敗失

陷駙馬闊里吉思朝議咎王疏防明年命皇姪海山即軍中代之

闊闊出仍帥所部從征討且出私馬萬五百匹給軍朝廷嘉之賜

王及其所部并僧馬直凡為鈔十萬五千五百挺云海山汗入承

大統王翊戴有勞大德十一年六月己未進爵寧王換賜金印獸

紐王地望尊親於海山汗為叔祖父謹守臣節然海山汗得國不正既殺嗣安

西王阿難荅諸王明理帖木兒及越王禿剌而心思王至大三年

二月渤海公三寶奴希旨許王謀為不軌并誣越王禿剌子阿刺

荅失里許助力讞成王被逮下獄臯且不測平章伽乃鐵哥廷辯

其誣乃釋然猶奪印徙高麗見鐵哥傳本紀諱不書徙高麗事其妻完者賜死竄阿刺

荅失里及其祖母母妻於伯鐵木兒所以畏兀僧鐵里等二十四

人同謀。或知謀不首。磔於市。鞠其獄者。竝陞秩二等。即日賞楚王

身忽都金千兩銀七千五百兩。身忽都蓋獄者以爵秩無可復陞故重賜金銀本紀後二日辛未賜故丞相塔刺海妻也里干金

七百五十兩銀一千五百兩鈔四百挺此婦必卽搆成是獄之媒因不可賞以官爵故亦以金銀爲賜三寶奴賜號荅刺罕。卽以王

所食清州戶賜之。自荅魯合臣以下竝聽舉用。以此知三寶奴卽誣告寧王者故蒙此重賜又右丞

相脫兒赤顏加錄軍國重事蓋賞鞠獄之勞若樂實自尙書平章驟進右丞相且加駙馬都尉封齊國公不止陞秩二等似與三寶奴同告變者愛育黎拔力八

達汗卽位。皇慶初。鐵哥奏言。辭禪可汗子惟寧王在。宜賜還。是年

八月。遂自高麗赦歸本部。賜金束帶一鞵。銀百五十兩。鈔二百挺。

仁宗舊紀此處稱爲諸王闊闢出鄒氏代過云其爲世祖皇子寧王時自貶所初還或別里古台曾孫無以辨也寄按必是寧王以未賜還故印因稱諸王且所賜甚薄八達汗始未深知其誣不

過稍濟其明年正月丙午。王薨。本紀稱寧王時已賜還故印矣子辭徹禿降襲寧遠王。碩

德八刺汗登極。延祐七年四月。始命進襲寧王。英宗本紀延祐七年四月書封諸王徹徹禿爲寧遠

王諸王表寧遠王徹徹篤延祐七年封十一年進封寧王又寧王辭徹禿皇慶二至治三年

七月入朝。請印。汗以辭徹禿政績未著。不允。泰定初。也孫鐵木兒

汗始以寧王印賜之。本紀不書賜印然既置王傅則傅且有印王豈獨無哉特凡補且賜金一挺。銀六十挺。

幣帛各百匹。食福州路永福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仍置王傅。別

賜其弟阿都赤鈔三千挺。至順二年二月，薛徹禿與沙哥坐妄言

不道。所謂妄言不道，蓋誹議旺兀察都祇逆事。安置廣州。沙哥明年七月，以燕鐵木兒言赦還

本部，薛徹禿既廢，阿都赤襲封寧王。諸王表寧王阿都赤闕封年本紀亦不載而泰定三年七月本紀卻書封阿都赤為

殺寧王，賜鈔四千挺，給金印，諸王表金鍍銀印，駝紐綬，寧王阿都赤封年同鄒氏代過以為諸王同名者寄頗疑即闕闕出子。有寧王旭滅該者，至正

十三年入朝，賜金帶一鞵，鈔千挺，還守成吉思汗大幹兒朵思亦

闕闕出之後。據順帝本紀

鎮南王脫歡，至元二十一年六月甲寅封，賜金印螭紐。據諸王表第二等印紐也舊紀

作塗金銀印則第四五等矣。鎮鄂州。七月，奉命征占城，先是占城內屬，右丞唆都行

省其國，國王之子補的執我奉使暹國及使馬八兒國之經過行

人萬戶何子志宣慰，尤永賢等，故征之。王總荆湖諸軍，假道安南

以往。安南者，古交趾也。行省檄其國王陳日烜開道備糧，以迎王

師。是年十二月，師次思明，聞交趾以兵拒境，王命行省遣使諭以

興兵之故，為占城，非為安南，仍不從。乃分軍六道以進。明年正月

轉戰達富良江，敗其水軍，結筏以濟。日烜懼，棄其都大羅城遁去。

脫歡入城。燔王宮四所。還屯富良江北。峻都及左丞唐古帶自占城以軍來會。遂分兵水陸追日烜。五月。左丞李恆敗諸安邦海口。

獲戰艦二百艘。

安南舊傳稱萬艘失實

日烜不知所往。其弟昭國王陳益稷降。

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潰。然不旋踵。蟻聚轉多。官軍死傷亦眾。暑雨疫作。占城無糧不可達。且氣候地勢均非蒙兀軍所習。請退師。脫歡從之。還次冊江。繫船為梁。將渡。伏發林中。峻都戰死。軍士溺斃無算。李恆殿後。毒矢貫膝。官軍且戰且退。斬得衛王出境。至思明州。士馬亡失過半。李恆亦毒發而死。事聞。以從征諸軍久戰力疲。敕畱蒙兀軍百人。漢軍四百人。為王宿衛。餘遣還家。休息。忽必烈汗忿冊江之賤。欲雪其恥。二十三年春。下詔罷征日本軍。專力安南。召征東宣慰使都元帥來阿八赤赴闕。與湖廣行省平章阿里海牙共議方略。乃封陳益稷為安南國王。立征交趾行省。尚書省以阿里海牙為左丞相。阿八赤為右丞。從王以兵納益稷。無何。阿里海牙卒。用湖廣行省線哥言。緩師期。明年春。詔發江淮

江西湖廣三省蒙兀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
外四州黎兵萬五千人海道千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水陸
征安南全軍受王節制時王徙鎮南京有旨給王部曲馬人三匹
凡四千匹

所謂部曲王位下之怯斡歹也馬四千匹人三匹則王之部曲一千三百餘人

諭王禁輯從征諸王及省官

毋縱軍士焚掠毋以安南國小而易之十一月王帥諸軍次思明
命萬戶賀祉統兵二千五百人畱守輜重分軍三道進右丞程鵬
飛等將陸軍萬人西取永平道平章奧魯赤將陸軍萬人從王東
取女兒關道來阿八赤將萬騎爲王前鋒參政烏馬兒樊楫別將
舟師取海道王次界河前鋒擊敗交趾兵進次萬劫水陸諸軍畢
會十二月王進至茅羅港走南安興道王陳峻破浮山寨烏馬兒
阿八赤水陸竝趨安南都大羅城王至富良江諸軍畢濟遂薄城
賊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王入大羅雲南右丞昔里愛
魯鈴部帥兵六千自羅羅入交趾敗交趾將昭文王於木兀門軍行
三月大小十八戰至是來會二十五年正月王師下敢喃日烜走

入海。王以諸軍追至天長海口。不及。乃引還大羅。時交人皆窖粟而逃。奧魯赤阿八赤入山虜掠無所得。遣烏馬兒至安邦海口。迎張文虎糧船。又不至。二月。王還軍萬劫。得米四萬石。欲據柵以守。諸將言天時已熱。糧匱師老。不可久支。當全師而還。從之。乃命烏馬兒樊楫將舟師先發。程鵬飛塔出將陸師護送之。奧魯赤阿八赤從王。三月。王次內傍關。交趾兵大集。王師擊破之。萬戶張均以精卒三千殿後。力戰出關。諜知日烜。父子及興道王等以兵數萬分守。女兒關及丘急嶺。參昔都兒傳安南傳謂分兵三十餘萬守關嶺蓋奏報中故張敵勢以自飾敗之詞緜互百餘里。

遏我歸路。欽察將昔都兒領廣西右江萬戶府漢洞兵開道陷泥

關。還迎王於女兒關。奮鬪翼王出險。由單巴。縣名屬諒山府見安南志略元史紀傳作單已形近之謬

出盞州閒道趨思明。阿八赤及萬戶高元長張玉緣道戰死。烏馬

兒樊楫之將舟師還也。敵邀遮白藤江。潮下。楫舟膠。敵舟大集。矢

下如雨。戰自卯至酉。楫被創投水中。敵鉤執毒殺之。於是水陸二

師皆失利。王至思明州。遣諸軍各還本翼。忽必烈汗以王再征安

南無功喪師辱國。終身斷朝。請二十八年。詔江淮行省遣蒙兀軍五百人。漢軍千人。從王鎮揚州。大德五年。王薨。子老章襲封。至大

三年十一月。尙書省劾老章在揚州出入導衛。僭擬上儀。遣官詰

問有驗。以所僭儀物上之。十二月。有旨召老章赴闕。老章薨。弟脫

不花襲

帖木兒不花舊傳云老章薨弟脫不花襲封鎮南王而本紀及諸王表不載鎮南王脫不花襲封年月蓋老章召赴闕後不久即賜死也老章賜死本紀無明文寄散斷言之

者海山汗得國不正情忌好殺越王秃刺有大功徒以醉後怨言為辜賜死寧王闊闢出以誣告謀為不軌下獄雖大臣廷辯其誣猶流迸高麗而殺其妻況老章僭擬上儀有儀物顯証且其地望至親足招疑忌正與阿難答相等其尙能幸免乎本紀但書召赴闕不書賜死與寧王闊闢出但書下獄不書徙高麗同因老章之死無明文脫不花襲封之年遂與之俱沒矣碩德

八刺汗登極。延祐七年九月。遣使朝賀。

本紀稱親王脫不花鄒氏代過云世表宗室諸王名脫不花者二其一為魏王

阿不哥之子時阿不哥方以鼻貶高麗其子脫不花未襲封則此親王脫不花其為脫歡子可知

至治二年十二月。增王戍兵。泰

定二年十二月。脫不花薨。子孛羅不花幼也。孫鐵木兒汗先遣中

書平章乃蠻合權鎮揚州。明年。以脫不花之弟帖木兒不花襲封

鎮南王。鎮揚州。天曆二年。帖木兒不花以孛羅不花既成年。讓還

其父爵。其年四月。遂封孛羅不花鎮南王。十月。之鎮。元統元年十

一月。入朝。至正七年九月。集慶盜起。孛羅不花討平之。尋命與其

叔父威順王寬徹不花會湖廣江西兩省兵討靖州猺吳天保十

二年二月賜鈔萬挺時江淮羣盜蠡起朝廷慮鎮南王府官無遠

略是年閏三月以淮南行省平章晁火兒不花提調王傅事十五

年四月朝議招張士誠於高郵以宣命金銀符印授王俾與行省

商議轉給之明年二月以孛羅不花自兵興以來帥怯薛互討賊

累立戰功賜鈔萬挺子大聖奴與樞密判官席閏守信州十九年

為陳友諒黨王奉國所攻城陷死之詳忠義伯 頗不花傳脫歡第五子蠻子元

統二年四月封文濟王其年五月命鎮大名後至元二年十二月

賜螭紐金印及驛券并衛士衣糧五千石薨至正十三年七月不

花帖木兒襲不知是子 抑是弟姪蠻子弟不荅失里皇慶元年封安德王駝紐

鑿金銀印賜食福州路寧德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食貨志鎮南王脫 歡位下分撥年同明年十月進封宣

德王換賜螭紐金印諸王表安德王宣德王同名不荅失里同以皇慶二年封而印紐 不同鄒氏代過云舊紀皇慶二年十月有封不荅滅里為安德王

之文而宣德王不荅失里之封本紀闕未載疑不荅失里先封安德王改封宣德王其初封安德

與改封宣德並在皇慶二年而不荅滅里即不荅失里譯音之譌寄按鄒氏之說是也然評安德

宣德二次之封竝在皇慶二年。猶爲諸王表所誤。其實是表安德王下之皇。帖木兒不花。慶二年當作皇慶元年。本紀皇慶二年十月所封之安德王當作宣德王。

寬徹不花自有傳

忽都魯帖木兒王。食貨志省魯音無所表見。子阿八也不干。元貞初入朝。據是知其

父薨於至元時皇慶元年二月。賜食泉州路南安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仁宗舊紀

但稱世祖諸王子忽都魯鐵木兒之子即阿八也不干王也子八魯朵而只

論曰。太子真金親賢樂善。孝友慈恭。處監國之地。領省院之事。中

外顯顯。思受元良之慶。設帝錫遐齡。纘承大業。雖不能興成康之

禮樂。當可致文景之小康。惜以危疑。憂懼矩祚。然終元之世。在大

位者。皆其子孫。不可謂非天道福善之應也。安西北安雲南寧遠

鎮南諸王。主兵四方。各受維城之寄。朝廷經畫。可謂周且密矣。顧

那木罕被劫質。忽哥赤受鳩毒。闕闕出喪偏師。脫歡再駕安南。損

折精兵良將。或謂前者失人和。後者不得天時地利。似皆非戰之

辜。然有媿於忽必烈汗肖子則一也

忽必烈可汗諸子列傳第五十八 蒙兀兒史記卷第七十六

...

...

...

...

...

...

...

...

...

...

...

...

...

中葉以後諸汗皇子列傳第五十九蒙兀兒史記卷第七十七

武進屠 寄簪

鐵穆亘可汗一子孛思忽兒翁吉刺氏失憐荅里可敦生皇太子德壽

皇太子德壽幼失恃繼守正宮巴牙兀氏卜魯罕可敦無子撫之如所生鐵穆亘汗多病卜魯罕可敦數請建德壽爲儲羣臣亦以爲言大德九年六月丙子朔遣右丞相哈刺哈孫荅刺罕告於昊天上帝御史大夫鐵古迭而告於太廟庚辰授冊寶詔告天下若曰惟我世祖皇帝規模弘遠預建儲嗣式與古合朕恪遵祖宗成憲允協昆弟僉言立適子德壽爲皇太子茲有日矣比者遠近宗親中書百司及諸老臣請授冊寶昭示中外朕俯從衆願所有冊禮具如常制屬茲盛舉宣布新恩於戲慶衍無疆既正名於國本仁同一視尙均福於黎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詔文采自典故賜高年帛八十者一匹九十者二匹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親年七十

無侍丁者從近遷除外任官五品以上減一資諸處臯囚淹繫五
年以上除惡逆外疑不能洩者釋之流竄遠方之人量移內地皆

所以推恩也是年十二月庚寅德壽殤年齡未詳無後

愛育黎拔力八達可汗二子荅里麻失里可敦生安王兀都思不

花世系舊表以安王為仁宗次子參考舊紀英宗辭於太后謂臣年幼且有兄在宜立兄以臣輔
之之言知舊表長次誤易其位且安王之封據諸王表在延祐二年其年即出鎮北邊竊度其
年必將弱冠故可主兵時英宗才十三歲明年始立為皇太子年在安王下可知又按蒙兀約速
其母稱可敦者其子皆為適子后妃表仁宗二后荅里麻失里皇后居次故知安王即其所出

翁吉刺氏阿納失舍里可敦生碩德八刺可汗

安王兀都思不花碩德八刺汗異母兄也延祐二年以皇子封金

印獸紐出鎮和寧據虞集撰蘇志道墓誌知之和寧者和林也中統以前成吉思幹

歌亙古余克蒙格四大汗竝建牙於此視為龍庭忽必烈汗始定

大興府為大都開平府為上都冬夏分駐蹕焉然以和林為祖宗

創業之地仍視若畱都常命皇子皇孫帥左右宗王駙馬勳舊將

帥宿重兵近郊鎮撫之是時西北三藩已息兵近者入朝遠者通

聘朝廷罷和林宣慰司都元帥府改置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治和

寧路總管府其西阿勒台康孩諸部族。迺北乞兒吉思句烏斯句

撼合納句謙州句益蘭州及禿繇斡亦刺諸種。並受節度而省臣

又稟命於皇子焉。三年十一月。周王和世球舉兵關中。不再月軍

警達和寧然則反問以四年正月達和寧其時周王事已敗特和寧尚未知也守者失錯。莫知適從當時和寧失守必因察阿互汗

國兵來唯舊紀諱不書目邊民四竄。會大雪。人畜飢凍死者無算。明年春事定。王與

行省臣便宜發倉粟振之。王所部軍食亦不足。有旨給三月糧事在

夏四是年十二月。置王傅。五年三月。以湖州路為王分地。其戶數視

魏王阿不哥六萬五千戶五月。賜金五十兩。銀五千兩。六月。又賜金束帶

一。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五十兩。鈔二千二百挺。幣帛二百八十

匹。七年正月。八達汗殂。二月。王聞赴奔喪。至大都舊紀不載知王至大都者以賜死時不聞嶺北

有變知王即死於大都也三月。碩德八刺汗即位。王朝賀如禮。預宴待賜。未還鎮也

蒙兀每新君即位大宴數十日始頒賞各遣歸所部初興聖太后於諸皇孫中。鍾愛王特甚。會議建

東宮。太后意屬王。八達汗以碩德八刺汗為請。太后寵臣徽政使

識烈門等利碩德八刺汗幼弱。意為易與。德惠兩宮。議遂定。碩德

八刺汗窺知太后初旨本不屬已謁興聖宮以儲位固讓於王。太后以大策已定弗許。及是太后要求新君。委任所寵。不遂。意中悔。頗見辭色。識烈門知之。乃與其黨御史大夫脫忒哈中書平章黑驢等承興聖密旨。謀廢立。丞相哈散左遷嶺北平章。怨望遷延。未卽赴任。亦與其謀。黑驢母亦烈失八。湖廣平章要束木之妻也。出入興聖宮。傳達懿旨。事微露。五月戊戌。有人上變。碩德八刺汗御穆清閣。召丞相拜住密告之。拜住曰。姦人謀危社稷。可肆嚴誅。然安王誼關同氣。依成吉思約孫。宜會宗親大臣廷鞫。詳讞其辜。汗曰。彼等若借太皇太后爲辭。奈何。卽命拜住躬帥衛士往掩捕。諸黨人立置之重典。於是哈散黑驢識烈門脫忒哈前太子詹事牀兀兒與土土哈子同名及亦烈失八皆伏誅。赦捕亦烈失八子江湖行省平章買驢。仍籍其家。七月。降封安王爲順陽王。尋賜死。諸王表云尋見殺舊紀失載按舊紀有幹

魯思辰告諸王月兒魯鐵木兒謀變賞鈔萬五千貫所謂謀變卽此謀廢立事也月兒魯鐵木兒與阿難荅子月魯帖木兒同名知非一人者彼以至治二年襲西安王封此旣謀變必無幸免特舊紀諱殺宗親未載其死耳十一月遣怯薛互定住等括王邸財物入章佩監中政

院必在安王已賜死之後諸王阿刺鐵木兒連坐流雲南事載舊紀是年十月癸酉不言所犯何辜意必涉安王事

也孫鐵木兒可汗四子翁吉刺氏八不罕可敦生皇太子阿速吉

八世系舊表作阿里吉八頗疑本名阿刺吉八刺里醫近又以形近故誤刺為速耳今姑從舊紀文作阿速吉八次二晉王八的麻亦兒間

下。次三小辭太子。次四允丹藏卜太子。不詳其所出母氏

晉王八的麻亦兒間卜。泰定元年三月己酉以皇子嗣封。年幼未

出鎮。四年十二月。敕右丞相塔失帖木兒左丞相倒刺沙。並兼晉

王府內史。及四大幹兒朵事。致和末。上都陷。與皇太子同遇害。無

後世系舊表稱早隕諱言隕於兵也圖帖睦爾汗詔罷晉王府分地所置之荅魯合臣。並

革其所薦任之宗正府札魯忽赤及中書省札魯忽赤

小辭太子。泰定三年十二月。以其夜嘯賜高年鈔以厭之。上都陷。

遇害

允丹藏卜太子。泰定四年正月。奉旨受佛戒於智果寺。三月辛丑。

出鎮北邊。致和末。奔喪上都。仍賀皇太子登極。未及還鎮。上都淪

覆。遇害無後

圖帖睦爾可汗三子。翁吉刺氏不荅失里可敦生皇太子阿刺忒納荅刺及燕帖古思太子。次三太平訥母氏不詳。

皇太子阿刺忒納荅刺

世系舊表脫納字一音茲依舊紀

天曆元年十二月。圖帖睦爾汗

以潛邸工匠百五十人立異樣局付之。至順元年二月受佛戒。三月戊午封燕王金印獸紐立宮相都總管府秩正二品以丞相燕鐵木兒領之。七月命西僧爲王作佛事。八月御史臺臣請立爲皇太子。汗曰朕子年幼非裕宗爲燕王時比。俟燕鐵木兒至議之。十月諸王大臣復以爲請。汗曰卿等言誠是但燕王尙幼識慮未弘不克負荷。徐議之未晚也。固請不已乃許之。十二月戊申遣太保伯顏等告祀郊廟。辛亥遂册立爲皇太子。監察御史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耆舊老臣如王顥姚燧蕭蘄等爲之師保賓客。今皇太子仁孝聰睿出自天成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正者輔導左右以弘養正之功。汗嘉納之。方欲盛簡東宮僚屬明年正月辛卯皇太子殤。汗大慟。明日命宮相法里及給事者五十

八人護喪北葬。耐先陵。仍命法里等守衛。三月。續皇太子眞容。奉安慶壽寺東廡頂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仍鞠宦者拜住等侍皇太子疹疾。飲食不時進。以酥拭其眼鼻。安爲禳祀。杖一百七。斥出京城。四月。命燕鐵木兒總制宮相都總管府事。知樞密事。燕不鄰。舊紀此處作也。不倫改从先見。平章伯撒里。仍各以本官兼宮相都總管府都答魯合臣。一如皇太子在時。五月。造影殿中祭器。如裕宗故事。敕建宮相都總管府公廡。仍賜其府給驛璽書。

燕帖古思太子。初名古納荅刺。圖帖睦爾汗疑宮中不祥。育之燕鐵木兒家。至順二年正月。與皇太子同患疹疾。皇太子殤。而古納荅刺獨瘡。汗嘉燕鐵木兒及其妻察吉兒公主保育之勞。賜金百兩。銀五百兩。鈔二千挺。其弟撒敦等金銀鈔各有差。又賜醫巫乳媪宦官衛士凡六百人。金三百五十兩。銀三千四百兩。鈔五千三百四十挺。二月。命西僧爲古納荅刺作佛事一周歲。四月。又用金二千四百兩。銀萬五千六百兩。腰帶九十一鞵。幣帛千三百餘匹。

命西僧於五臺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為之祈福九月市故平章阿魯渾薩里宅命燕鐵木兒奉皇子居之十月又為作佛事且釋在京死辜繫囚三人杖辜四十七人為之祈福三年正月命中書以鈔三千挺幣帛各三千匹給皇子歲例鷹犬回賜是年三月更今名八月圖帖睦爾汗殂先是汗弒和世疎汗而據其位遂兄長子妥懽帖睦爾而立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自以為大業在已聖子神孫繼繼繩繩萬世無絕也乃不再月四十有一日而皇太子殤既慟且懼疑若有神明極之者及大漸顧命不答失里可敦若曰往者旺兀察都之事是朕大錯悔之無及今唯有立先兄之子庶朕見先兄於地下有詞以對語出權衡庚申外史與寧宗舊紀皇后道揚末命云云暗合特采之比汗昇遐燕鐵木兒請立燕帖古思可敦遵遺命不許遂立鄜王懿璘質班凡立五十三日而殤燕鐵木兒復以燕帖古思為請可敦又不從乃迎立妥懽帖睦爾汗約萬歲之後傳位於燕帖古思如武仁故事及後至元六年六月丙申追論旺兀察都之禍詔徹圖帖睦爾

汗廟主削不荅失里太皇太后尊號廢死東安州今順天東安縣而放燕帖

古思於高麗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報燕帖古

思行未至高麗七月丁卯從臣月闕察兒希旨殺諸途託言病歿

有旨賻鈔百挺備物葬之燕帖古思當鄜王在御時曾受菩薩戒

於西僧加兒麻哇刺云

太平訥太子本名寶寧天曆元年十一月易今名命大司農買住

保育於其家不知所終

論曰鐵穆巨汗以後四朝諸皇子非天死卽兵死何不幸如是之

同命相若也而也孫鐵木兒汗四子年在童騃或正乳哺竝遭夷

滅受禍尤酷此其中寧復有天道耶

中葉以後諸汗皇子列傳第五十九蒙兀兒史記卷第七十七

國命由君出而此經對木兒書四子十卷通編起五於前故書直

歸曰雖然曰非以爲四傳皆皇字非天漢傳何故何不安也皇字

辨言然其法不朕而錄

太平端太子本序實與天澤云平十一月及今台論大同與員并

分四書以皇氣到陳本

自百傳始自其斷時漢之非神自取清祖王五時節費之若謂其

思子未主高麗之曰下也張高其開與皇帝皆錄前經道言符氣

古思每高國諸經國與皇帝皆錄前經道言符氣

我願主順不答火皇太皇太子以書錄其長東史陳

而效漢制

史天澤列傳第六十

蒙兀兒史記卷第七十八

武進屠 寄篡

史天澤字潤甫都元帥天倪季弟也身長八尺音吐如洪鐘善騎

射膂力絕人天倪帥真定天澤未弱冠署帳前軍總領歲庚辰年十九乙酉

春天倪遣其送母還北京令道出燕都市縉幣為北觀需既行武

仙叛天倪被害帥府經歷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

猝府兵無主駭散多在近郊公能返轡不招自至矣天澤即斥市

幣金易甲杖載之而南行次滿城已得士千餘人馬七百匹自攝

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嗣國王孛魯行營言狀且乞濟師孛魯

承制命天澤襲兄都元帥職仍遣先鋒將肖乃台以蒙兀軍三千

來援合勢進擊中山今定州舊傳戰地為盧奴中山舊縣名也敗仙驍將葛鐵槍於派河河在新樂

追禽之軍聲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天澤仲兄

天安亦自白霄提兵來赴難元魏時白霄地在松漠之間金屬北京大定府前清置白岔巡檢司屬多倫諾爾廳白岔即白霄異譯共

擊仙仙敗走雙門遂復真定未幾宋京東安撫使彭義斌自大名

陰結仙來犯。天澤與肖乃台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焚山自守。

其山曰五馬亦名火炎天澤令監軍孫甲選銳卒五十摧鋒入山。自將鐵騎繼

其後。獲義斌斬之。宋史謂義斌自殺既而仙又潛遣壯士伏城中大曆寺。夜

半斬關納外兵。天澤倉猝帥左右數十人踰堞東走。棄城乞援於

董俊。得其銳卒數百。夜還襲真定。適肖乃台軍亦至。遂合攻仙。敗

之。仙挾數騎走西山抱犢砦。肖乃台怒民之從敵也。驅萬餘人出

城將戮以示威。天澤曰。此皆吾民。我力不能芘。一旦委去。不幸被

賊脅制。何辜之可言。乃盡釋之。於是繕城隍立樓櫓。為不可犯之

計。招亡撫存。不數年官府粗立。遣軍攻下商公抱犢諸砦。仙失巢

穴。乃遁入汲。遂取蟻尖蒼峪馬武京等砦。而相衛亦平。歲己丑。韓

歌互汗即位。議立三萬戶。分統漢軍。天澤適北覲。汗素稔其名。以

杖麾天澤及劉黑馬蕭札刺兒居右。詔為萬戶。其左者皆千戶。遂

以真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五路軍隸天澤。庚寅冬。武仙復據汲。

天澤會大軍攻之。金將完顏合達帥師來援。諸將與戰失利。皆北

天澤獨將千騎繞出敵後。賊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夾擊仙。走

之。是役天澤功最故壬辰春。斡歌互汗伐金。自將由白坡渡河。趨鈞州。

詔天澤帥所部自孟津馳往會之。至則拖雷已破敵三峰山。三峰一作三封

乃命天澤別將略地京東。招降太康睢柘。金行省完顏慶山奴以

徐州之師入援。遇諸陽驛店。與戰。敗之。慶山奴馬顛被執。見天澤

問爲誰。曰。我真定史萬戶也。慶山奴曰。是天澤乎。吾國已殘破。公

其以生靈爲念。語畢不屈死。癸巳春。金主棄汴東走。由黃陵岡渡

河。遣完顏白撒將兵八萬襲新衛。天澤輕騎馳探。圍已合。奮戈突

圍至城下。呼謂登陴者曰。努力固守。援軍且至。復躍馬出。敵愕眙。

莫敢追。明日。大軍至。與敵戰於白公廟。大敗之。金主夜棄其軍。單

舸渡河。東保歸德。白撒走蒲城。天澤與諸軍追金主至歸德。監軍

撒吉思卜華下令薄北門背水而營。天澤曰。此非駐軍之地。敵若

來犯。則我進退失據矣。弗聽。會天澤以事赴汴。撒吉思卜華果一

軍皆覆。是年秋。金主遷蔡都元帥倂蓋督諸軍圍之。天澤一軍當

其北面前阻汝水相持百餘日。結筏潛渡。肉薄攻城。甲午正月。蔡
潰。金亾。天澤還軍真定。明年。籍中原戶口。又明年。定親貴分地。真
定路隸拖雷。寡妃莎兒合黑塔泥位下。爲湯沐。妃以忙哥撒兒監
郡。所部蒙兀軍散處本路。伐桑蹂稼。閭井騷然。天澤請於妃。盡徙
其帳於和林。民始按堵。然其時政煩賦重。急於星火。民間猝不及
辦。有司舉西域賈胡羊羔息銀代輸之。積以歲月。子母倍稱。民雖
破產不能償。天澤詣闕陳情。中書令耶律楚材議。許以官物代償。
至本息平而止。猶不足。天澤罄家財。倡率屬吏。均配以償。始折其
券。及定賦額。請以中戶箸軍籍。上下戶箸民籍。詔從之。諸路視爲
永制。金平之後。宋人乘閒謀復三京。不成。北朝責其背盟。歲有事
於江漢兩淮。天澤無征不在。歲壬子。北覲蒙格汗。論前後功。賜衛
州之汲。胙城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爲食邑。時忽必烈汗以皇弟開
府金蓮川。總領赤老溫山以南軍國庶政。赤老溫蒙兀語石也。今獨石口古之涿鹿。極知漢
地不治。河南陝西尤甚。時牙刺洼赤斷事燕京。主管中原財賦。蒙

格汗方倚之。皇弟因朝覲請分河外所屬別立經略司試治之。乞勿令牙刺洼赤有所鈐制得旨俞允。卽以天澤及趙璧爲河南經略使。時河南之民復業未久。內苦暴軍。外虞宋寇。天澤置司汴梁。均賦稅。更鈔法。設行倉。飭邊戍。立屯田保甲。金遺民始有樂生之心。會有人以皇弟私擅中原財賦。入讒於蒙格汗。欲以動搖藩邸者。丁巳春。詔左丞相阿藍荅兒鈎考諸路錢穀。主計者多被鍛鍊。羅織。獨以舊勳寬假。天澤曰。我爲經略。願責我。而寬屬吏。用是得釋者衆。戊午秋。扈駕征蜀。明年夏。累攻合州不下。暑雨疫作。秋汗不豫。正議班師。宋將呂文德帥臃腫千餘。蔽嘉陵江來犯。諸將逆戰於黑石峽。不利。汗命天澤禦之。天澤分蒙兀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總舟師。順流縱擊。大破之。奪巨艦數百。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忽必烈汗登極。首召天澤。訪以治道。疏請先立省部。以理朝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班祿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諸大端。汗嘉納之。命往徹江上軍。

霸突魯統

之駐許黃州者

還授河南宣撫使尋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

時車駕將北征阿

邊故有此命

汗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豈有其人默以天澤深謀

遠慮有宰相才對明年五月拜中書右丞相河南軍民竝聽節制

九月扈駕再征阿里不哥十一月兩軍遇於昔木土

今多倫諾爾廳東南五里之喇嘛廟

蒙兀尙稱蘇默圖

汗命線真指揮右翼天澤指揮左翼戰竟日無勝負阿里

不哥間同黨阿魯忽王背已倉卒引兵西退汗亦間益都行省李

壇有款宋謀班師而南三年春壇果反汗命親王不者

克

統諸道

軍討之戰於老倉口王師失利乃命天澤往援天澤受命不返舍

輕騎赴軍道間壇進據濟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為也至則說不

者克

曰壇譎而兵精勿與角力多傷士卒宜不戰坐困之乃築長

圍樹木柵遏其奔軼絕其外援四閱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獲壇

并同惡數十人斬之釋其脅從者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守者

已開門迎降矣天澤是行汗臨軒授詔本責以專征之任諸將竝

聽節度然天澤自始受命迄於凱旋未嘗以詔示人是年十二月

立中書省。皇子燕王眞金領中書令。天澤以右丞相加光祿大夫。輔之。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明年五月初立樞密院。燕王兼判院事。天澤兼樞密副使。議立三衛爲寓兵於農之策。又蒙格汗初年括戶百餘萬。至是爲軍閥占役者強半。悉奏還民籍。歲賦五戶絲乃均。至元三年二月。天澤罷相。改階輔國上將軍。專任樞密副使。四年六月。復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五月。復罷爲副樞。六年。汗將有事於襄陽。命天澤偕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築一字城。連綴三堡。屯兵儲糧。示爲久駐計。杜絕敵人聲援。明年以疾還。又明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或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呂文煥以襄陽內附。汗欲遂一區。夏召天澤議。洩策。大舉伐宋。使行荆湖等處樞密院事。十一年。行院罷。改立荆湖淮西兩行中書省。詔天澤與伯顏竝以左丞相行荆湖省事。時淮西行省丞相爲合答總大軍。自襄陽水陸竝進。至郢州。天澤疾作。還襄陽。汗聞之。遣侍臣齎

賜蒲萄酒且諭旨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環甲冑宣勞多矣今茲南伐又爲首謀它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恨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遂還眞定汗又遣其子杠偕太醫馳視天澤增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爲戒語不及私是日卒年七十有四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赴聞汗震悼遣侍臣致奠賻銀二千五百兩贈太尉諡忠武累贈太師追封鎮陽王立廟祀之天澤平居粥粥若無能及臨大節論大事知勇濬發多底成功年二十四卽建旄爲大將四十以後始折節讀書尤喜資治通鑑所至常挾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究其終始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自以爲不及也歷事五朝身經百戰勞而不伐大拜之日門庭悄然其時省官無定額少則五十多至七十員列坐一堂凡政事議行之際所見異同互相軒輊以待蒙兀首相可否之然後爲定天澤則曰僕本武夫豈勝變理之任但事理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閒爲諸君條達之耳相則曷敢或有諷其避權太過者天澤曰

昔唐周墀以爲相之道訪於韋澳。澳荅言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

知所謂。澳曰刑賞爵祿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今我意亦謂然。公

幸以它規我言者慙退。先是歲王子天倪傳誤天澤引天倪子楫北

覲蒙格汗天倪傳誤奏言往遭家難。權兄職以復讎恥爲兄子尙幼。

久未敢言。今楫已成。人乞解職還授之。蒙格汗嘉歎曰。今日爭官

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誠足媿厲薄俗。然朕自有官償之。即日

授楫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又奏楫弟權充鄧州軍萬戶。癸丑。忽必

烈汗以皇弟奉命征大理。道出六盤避暑。召天澤議經略司事。乘

閒言。臣兄二子。今已分管軍民。臣可退休矣。汗問其故。對曰。一門

三要職。分所當辭。汗曰。昔成吉思可汗封十功臣爲千戶。諭衆曰。

今所封之人有年幼者。汝等無疑。此人父兄俱有功於國。未及封

賞而死。豈得不報。如忽亦勒荅兒之子蒙可合勒札。孛羅忽勒之子又一家三子。

其一襲父職。其次多才能。固不以旣官一人而不用也。如速別額台與

又其次或立功效。亦不以已官二人而不用也。如木合黎及統合二千戶

一門三要職。何嫌何疑。已而有詔僉真定等五路民為軍。敕使擬天澤子為帥。天澤曰。吾兄弟三人。大兄二子俱顯矣。仲之子未也。幸先之。遂以天安子樞為新軍萬戶。其友愛之篤如此。初天澤取衛。獲金衛士蒲察輔之。詢以金朝名士。舉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對。太節字正臣及克歸德。遇蒙兀將縛數俘。出將戮之。內一俘氣貌異常。問知即大節也。出金贖之。遣騎送歸真定。軍回辟為府參謀。每南征北覲。留事無小大委之。常出空名劄付數十通。聽其隨事署給。又有河南流寓人王昌齡。字顯之來謁。一見詢其姓名鄉貫。留署軍前參議。使治衛分地。衛前為蕭札刺兒所節制。凡蕭所置惡吏。所行蝨政。昌齡一切罷之。失職者多方騰謗。天澤不顧。其知人善任如此。是以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不怨。人以方之郭子儀。曹彬。晚年髯白。用藥染之。一日忽必烈汗見而問曰。史拔都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覽鏡自照。竊悼衰莫。効力於陛下之日淺。故染之。汗喜而笑。時汗所賜漢人號拔都者。唯天澤及張弘範。張興祖。

三人云子八人。長曰格。次樟。真定順天路新軍萬戶。次棣。衛輝路轉運使。次杠。湖廣行省右丞。工篆書。次杞。淮東道廉訪使。次梓。同知澧州總管府事。次楷。同知南陽總管府事。次構。中書左丞。宰相表不著

格字晉明。蒙格汗時拜衛州節度使。衛。天澤賜土也。從父扈駕

征蜀。蒙格汗宴駕合州。天澤東還。阿里不哥召格赴漠北。疑因扈送梓宮故北上

畱欠欠州。依其儲氏姑以居。凡五年。至元元年。從阿里不哥歸朝。

自李壇變後。朝議謂漢諸侯權太重。欲裁抑以保全之。天澤因奏

兵民之權不可并於一門。自今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始及。其

子弟同時竝官者。不以職掌大小皆罷之。請自臣家始。并辭衛封。

是年。遂罷漢諸侯世襲。行遷轉法。於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

十有七人。天澤舊時所將兵。自先朝已回授其兄子權。以江漢大

都督戍鄧。至是亦解隸它將。格歸無所事。會劉整請經略襄陽。張

平宋本。大集水陸師於漢南。時天澤亦罷相。鷲格請樹勞軍中。拜

懷遠大將軍。佩虎符。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亳州萬戶張弘範

互易將屯。天澤誠之曰。戰事無居人後。預築夾寨。拔樊城。從下襄陽。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既而從大軍南下。踰郢降復。而夏貴屯

兵漢口。扼我舟師。格麾下千戶馬福

阿里海涯碑作馬成此從伯顏舊傳

嘗隸格兄權。以

己未歲從忽必烈汗潛邸渡江。知形勢。請爲嚮導。盪舟入淪河。由

沙武口

卽沙蕪正文

以達江。時平章阿朮總領二十五萬戶。每五萬戶擇

一人爲帥。格居其一。青山磯之役。格曰。奮偕。毗陽萬戶石抹紹祖

帥所部先濟。與宋將程鵬飛大戰中流。爲所敗。身被三創。喪部卒

二百。微副萬戶史弼之援。幾不免。樞密院當格輕進。鼻忽必烈汗

原情薄譴之。仍賜白金五百兩。阿朮東下。格從右丞阿里海牙圍

潭。攻鐵壩。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格拔矢先登。克之。遂爲軍民

安撫使。畱戍焉。旋入覲。進定遠大將軍。格以天澤所服。賜帶奏上

之。汗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卽回賜之。自是格班諸將。獨服一品

服。還軍從攻靜江。衆皆輜輜自捍。以鑿城。格當礮礮所集。輜輜不

得前。乃帥死士伺隙。樹鉤援堞。蟻附而上。拔之。乘勝徇下廣西十

五州廣東三州肇慶德慶封州阿里海牙還潭留格戍靜江行安撫司事格

遣鄭何朱國寶劉五剛趙珪趙脩已五萬戶戍賀昭梧融邕馬天

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顏世英李忠張斌鄒瑛閻國順脫歡十千

戶戍潯賓橫容象柳廉欽高化以上即廣西之十五州其廣東三州戍者何人不詳咸便宜假以軍

民總管尋得旨真除當靜江受兵時溪洞諸蠻避阿里海牙之虐

特摩道士官農士貴帥知那寡州農天或阿吉州農昌成上林州

農道賢及其它州縣三十有七戶十萬越境納款於雲南行省格

曰邕容視左右江猶身之有手足也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

為寇乃遣使諭之曰爾舍朝發夕至之邕容遠託數千里非經數

夷地不達之雲南緩急何恃或它日爾越界為市諸戍必指為入

寇加爾臯矣且朝京師道迂皆非計之得者士貴等聞之乃與南

丹州莫大秀等以五十州來歸雲南爭之其平章賽典赤贍思丁

以書讓格曰吾與先太尉共政久汝不可有吾成功各以驛間格

使先至詔聽格節度進階昭勇大將軍廣西道宣撫使尋罷宣撫

司。進鎮國上將軍。改廣南西道宣慰使。時諸王昔里吉等稱兵和林。伯顏阿朮先後入朝。南征。勇將半調北討。宋遺臣張世傑等奉益王稱制福州。乘間謀興復。傳檄嶺表。以爵賞號召官民。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將聞之。恐江路果絕。不能北歸。皆託計事。求還靜江。實欲合勢。格曰。公等爲虛聲所恫邪。就貴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吾與諸公猶可取道雲南以歸。今毋輒棄戍爲也。行省亦議棄肇慶德慶封三州。并兵戍梧州。格曰。徒示弱耳。宜增兵分戍之。行省從格言。衆心始定。有蘇仲者。集潭之潰卒萬人。踞鎮龍山。僭稱王。外盜內耕。官軍毒暑。不敢深入。秋穫旣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頻歲爲是。橫象賓貴四州。大被其害。格令四州築堡界上。守以土豪。嚴其警斥。官軍乘閒行前。火其廬柵。隨以民夫具擔芟禾。仲窮蹙。始輸誠。版授賓之嶺方令。以勸來者。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二李兵張世傑所分者時靜江以北全永皆城守。通潭路絕。永受羅飛圍。七月。其判官潘澤民聞道告急。格分兵赴援。殲其

衆宋將會淵子開都督府於雷州格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

礪州

礪在高州吳川縣南

時益王在礪也

事在至元十五年二月

無何益王殂衛王立

張

世傑遣部將張應科王用領兵數萬謀復雷州戍雷萬戶劉仲海

擊殺應科降王用世傑忿悉銳來攻城中糧盡格分兵漕欽廉高

化之粟饗之再戰世傑解圍去

事在十五年五月間而帝昺以六月丁巳自礪州遷厓山在世傑雷州敗退後三日史格神道碑

及舊傳敘述顛倒今據宋史訂正之

阿里海牙出兵海南詔格移戍雷州

事在十五年秋冬間

及衛王

殉厓山嶺海平行省議戶賦酒醋算格曰兩廣俗悍兵後戶少民

貧以是賦之適速其為盜百事遂寢尋拜參知政事仍行廣南西

道宣慰使入朝進階資德大夫遷湖廣行省左丞時張弘範請復

將亳州兵而以鄧舊軍還格會征日本格奉旨監造戰艦六百艘

送揚州既而要東木來為左丞鉤考其費欲以危法中之無所得

而止格尋遷江西左丞進右丞復還湖廣為右丞進平章政事而

要東木先已擢任平章位在格右二十八年格卒年五十有八先

是要東木責償州縣逋賦十五萬挺會赦免追要東木猶以為不

應貨格曰。今重賦於民。民不能堪。又格恩命不下。倘大亂起。孰任其咎。要東木始減。收五萬挺。未幾要東木伏誅。格已前卒矣。子榮襲鄧州萬戶。史氏裨將知名者。均見左方。李伯祐。高麗人。爲史天倪部將。武仙之變。伯祐馳告天澤於燕京。與從事王玉汝王縉推天澤領其兄潰卒。又北見嗣國王孛魯乞援。孛魯承制卽命天澤嗣兄都元帥。以伯祐爲都提控。仙復夜襲真定。伯祐從天澤縋城出。先投下以藉天澤。跣走橐城。諸將有異謀者。伯祐手斬之。及天澤以董俊援兵再復真定。伯祐轉鎮撫軍。民都彈壓。從伐宋。佩金符。攝本路兵馬都總管。大軍圍襄陽。宋人柵峭石灘環以戰。艦天澤將伯祐等二十人攻之。伯祐擢輕舸而進。三進三卻。宋人以爲狃。不設備。忽疾趨敵艦。天澤先登。伯祐繼之。平其柵而還。又從拔壽春。擢千戶。天澤拜河南經略使。以伯祐攝真定萬戶。又從忽必烈汗潛邸圍鄂。中統元年。擢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符。三年。從親王不者克討李璫。大軍失利。老倉口。伯祐與董文蔚合詞。

請天澤督師從之。瑄平。伯祐以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三。子珣。真定路管軍千戶。公懋。沈陽令。珏。江陵總管。琦。寶慶總管。琳。提舉越州人匠。初伯祐致仕時。禁綱尙疏。諸將皆以家奴代軍。後覈軍籍。事發。梟至死。珣爲部下所訐。事連伯祐。珏方爲質子。乃自承曰。吾以資用乏而爲此事。父兄不知也。下獄當死。執政知其事。閱之。奏軍官未受奉以前。宜減梟。珏始獲免。後從伐宋。以功應得萬戶。行軍萬戶不世襲間珣卒。子幼。乃棄己功。求代兄子襲。真定管軍千戶。曰。吾世父兄官也。吾宜及兄。俟其子壯。還授之。人稱其孝悌。鄭溫。真定靈壽人。初從中書粘合南合伐宋。爲合必赤千戶。繼充史樞新軍萬戶。鎮撫。樞從天澤追扈蒙格。汗車駕入蜀。溫在行。四月不解甲。天澤言其功。汗曰。朕所親見也。賜號也客把阿禿兒。賞以鞍勒。汗宴駕合州。宗王乃蠻台下令班師。至閬州。命溫分軍四千守邏。清居鈞魚兩山間。要隘。備未追師也中統初。佩金符。舊傳衍虎字爲總管。三年。從天澤討李瑄於濟南。賊將楊拔都夜劫營。力戰達旦。卻之。親王不者。克及

天澤厚賞之。濟南既下。以三千人前鋒東定益都。論功授侍衛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大將軍。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高麗叛人金通精據耽羅。九年。溫奉命帥衛軍。會經略使忻都蒙兀女真軍總管洪茶丘高麗軍。及高麗將金方慶。明年渡海討平之。十二年。進本衛都指揮使。帥三衛軍萬人。從右丞阿里海牙攻宋岳州。江陵舊傳誤作江州沙市潭州皆有功。十四年。入朝。遷樞密判官。十八年。進輔國上將軍。改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俄賜常州官田三十頃。二十三年。陞江淞行省左丞。奉命將新討漢軍萬五千人。屯田淮安之雲山泉塘。三十年卒。年八十有一。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武毅。子四人。長欽。次釭。次銓。次鏞。欽以父功授右衛新軍千戶。遷利用監丞。欽子克謙孫惟知曾孫彬皆世襲千戶釭始為龍興路同知。歷廬州路總管。樞密判官。銓字方年。從父溫自江南入覲。忽必烈汗於柳林行營。汗奇其貌。命宿衛東宮。未幾代兄為右衛千戶。故事。大享太室。先期賜執事湯沐錢。有司或不時給。銓上言。齋以致潔。

今湯沐錢不均賜。非是時論。避之。分治渾河橋霖雨溢銓所治獨堅完不壞。敕賜酒饌勞之。大德中復以世官讓兄子克謚。至大元

年卒。

子克順臨城縣尹

鏞。靜江路總管府同知。又有鄭江者。冀州棗強人。伯

父義。金貞祐間帥鄉人迎降木合黎。授完州兵馬都元帥。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佩金符。戰死歸德。江父德溫襲其職。又戰死徐州。江兄澤襲職。從史天澤多立戰功。年老。江代之。從忽必烈汗北征。阿里不哥有功。賜金符。授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判武衛軍事。仍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李璫之叛。有旨令各州縣長官子弟充千戶。從征。於是江子郇領景州新僉軍爲千戶。敗敵王馬橋。璫平。郇以例罷。擢江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賜虎符。尋改左衛。至元八年。戰死襄陽。郇襲職。江叔父甫。別以戰功。官同知冀州節度使事。兼管民。二子。渤。灑。渤襲職。官至都元帥。諡宣靖。灑性高潔。不樂仕進。灑子郈。奉元路總管。張全。永清人。以良家子。從史天倪軍。署唐山令。改授帥府都鎮撫。歲壬辰。以千戶從天澤略地河南。密縣民避

兵匿西山窟中。諸將欲熏之。全請天澤禁止。民德之。稱爲佛張鎮撫。子思忠。字立言。少在父軍中。旣冠。嗣職。從天澤經略襄樊。建議築堡清河口。遏宋人轉輸之路。帥府從之。卽以思忠充唐州新野等處提舉糧漕。清河淺深不常。艱於綱運。思忠分建數堰。以平水勢。造杠軸車。兼通陸運。軍食以濟。從攻樊城。先登中流矢。以勞授都鎮撫。從伯顏南伐。盪舟藤湖之役。與有力焉。拜宣武將軍。管軍千戶。從戰丁家洲。阿朮分兵經略淮東。擇勇而有謀者偕往。以思忠爲首選。伯顏惜不遣。奏權萬戶。命未下而卒。年三十。子用道。襲千戶。孔元。字彥亨。眞定人。以驍果從軍。隸史天澤麾下。略地淮西。自戊戌至辛亥。累戰巢湖壽春安豐泗洲五堂山。並有功。戊午。從攻樊城。斬馘十九。中統初。從天澤扈駕征阿里不哥。二年。宣授管軍總把。至元十一年。從伐宋。不知所從何人所向爲軍鋒。以功授武略將軍。管軍千戶。十四年。還軍北伐。叛王昔里吉。舊傳不著昔里吉名。且誤以爲十五年事。明年。進武義將軍。侍衛親軍千戶。佩金符。又明年。從行院別乞里迷失。

追叛黨撒里蠻王

舊傳作失里末

至兀速洋

兀速水名即烏斯異譯洋為北語助詞

分兵扼其要害

敵衆遂潰。大獲輜重牛馬。以功進宣武將軍。右衛親軍總管。十九年卒。子鷹揚。蔭授右衛親軍弩軍千戶。仍佩金符。至大元年卒。孫成祖襲。延祐二年卒。弟那海襲。

論曰。史天澤出入將相。富貴壽考。時人方之郭子儀。雖其平日善處功名。亦忽必烈汗善待功臣。能始終保全之。自然身長中書。謙謙僅以通譯自認。用心亦良苦矣。

史天澤列傳第六十

蒙兀兒史記卷第七十八

天... 卷之六

...

... 自... 矣... 命... 下... 年... 二十...

... 善... 矣... 矣... 矣... 矣...

... 矣... 矣... 矣... 矣... 矣...

... 矣... 矣... 矣... 矣... 矣...

... 矣... 矣... 矣... 矣... 矣...

... 矣... 矣... 矣... 矣... 矣...

... 矣... 矣... 矣... 矣... 矣...

廉希憲列傳第六十一

蒙兀兒史記卷第七十九

武進屠 寄篋

廉希憲一名忻都字善甫其先北庭畏兀兒種人

北庭据元明善廉文正王碑畏兀布魯海身傳

作真曾祖身兒八海身祖吉臺海身竝以功為其國世臣父布魯海

身碑布魯凱雅本紀孛魯海身此從本傳

幼孤就學舅氏善畏兀文精騎射年十八隨其

主內附

碑稱回鶻國王即巴而尤阿而忒的斤

宿衛成吉思汗從征西域汗嘉其勤以西

遼后族女石抹氏配之

布魯海身傳稱居里可汗女石抹氏按西遼耶律大石及其子孫世世稱葛兒罕即居里可汗異文義為眾汗之汗親征錄菊

律可汗指西遼末主直魯古也若使希憲之母果是直魯古之女當稱耶律氏而傳稱石抹氏則后族女耳遼帝世昏於石抹氏即蕭氏遼史可考幹歌互汗登極

時諸王大會議使燕京主財幣使還拖雷妃莎兒合黑塔泥間其

廉謹名求之幹歌互汗使統本位下軍民匠戶之在燕京中山者

莎兒合黑塔泥於幹歌互汗為弟婦布魯海身傳稱之為中宮不詞

賜以中山店舍園田及民戶二十歲辛卯

由真定路答魯合臣拜燕南諸路廉訪使佩金虎符賜民戶十未

幾兼斷事官慎於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法當抵其子號泣請

代布魯海身命吏縛以赴市戒曰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

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并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呼死者家諭之。其人說從。時法制未定。奴有臯。主得專殺。布魯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者。憚於行役。往往募人自代。又軍中多逃歸者。朝廷下制。募代者杖百。逃歸者死。命布魯海牙與斷事官不只兒按順天等路。及至州縣。得募人代者萬一千戶。逃者十一人。然募者間命將下。已潛遣家人易代募者。布魯海牙曰。募者已懼。臯往易。逃者因單弱思歸。其情可矜。吾安可不申理。奏其狀。得輕減。有丁多產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即逃者。論如制。曰。此而不懲。何以戒後。中統鈔法行。以金銀爲本。本至。乃降新鈔。真定爲莎兒合黑塔泥。可敦湯沐地。在官金銀。蒙格汗登極初。已奉可敦命取去。可敦死於蒙格汗二年壬子春見本紀布魯海牙傳。乃云。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銀。有似中統初。始命取者。然殊誤。庫儲一空。以故真定無本。鈔不可得。布魯海牙時爲真定路宣撫使。遣幕僚邢澤往。謂平章王文統曰。昔奉太后旨。金銀悉送上京。此所謂上京指和林非指開平真定南北要衝。居民多商。

賈輻輳。今舊鈔既罷，新鈔不降，何以爲政？且以金銀爲本，孰若以民爲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先帝功也。原無先帝二字，讀者將誤認爲中統初賞推戴，忽必

烈汗之諸王百官矣

其爲本不亦大乎？

自蒙格汗以後，拖雷子孫世有大位，幹歌互汗後人失勢

文統不能奪立降

鈔五千挺，公私便之。俄遷順德等路宣慰使，佩金虎符入朝。忽必烈汗命坐慰勞之，賜以海東青鶻。時希憲已行省秦蜀矣。初布魯海身拜廉使，命下之日，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有以官爲氏者，天其以廉啟吾宗乎？遂命子孫皆氏廉。希憲自幼異常兒，九歲時家奴四人盜五馬逃而獲，時於法當死，父怒將付有司。希憲泣諫，乃止。又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幼我也。送繫府獄，杖之人奇其識。年十九，宿衛忽必烈汗潛邸，篤好經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亟懷以入。汗問所懷書，惟以性善及義利仁暴之分對。汗嘉之，目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汗前，腰插三矢，有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爲不能耶？但我弓力稍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眾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從征雲南，師還，畱爲京兆宣撫。

使關中時為潛邸分地西控隴蜀諸王貴戚分布左右民雜羌戎號為難治希憲摧強破姦苟利於民無所避忌首薦大儒許衡提舉京兆學校辟智仲可參綜府事顏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延諸儒講論其中焚香鼓琴夜分乃息國制儒而隸者聽贖京兆多豪強令格不行希憲悉良之有稍通章句者亦哀其請出私錢贖之使拊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已未從潛邸伐宋師次黃陂奉命招臺山寨至則千戶董文炳等已破之時淮民被俘者眾希憲引儒生百餘伏謁軍門汗指帳前軍得曰恣汝所取希憲但取墨一挺因請以官錢贖軍士所俘儒生以廣異恩汗從之脫者五百餘人以上參本

紀碑傳 大軍臨江得蒙格汗合州凶問或請班師親王末哥也汗恥無功徒

還徑渡江薄鄂攻圍之累月不下碑云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云云傳亦云世祖渡江取鄂城命希憲

入籍府庫云云按之本紀自九月九日庚戌圍鄂至閏十一月二日辛未班師渡江而北中閒凡八十二日鄂城始終未下碑傳所云殊誤 希憲啟曰先皇奄

棄萬國神器無主殿下太祖適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刻期撫定

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城碑作師今入宋鄂城即下誤同前天道人心所嚮可識請速北還

早正宸極以安天下。且收攬英賢。正爲今日。無宜頓兵堅城坐失

大計。會汗亦間皇弟阿里不哥有爭立消息。遂畱大將霸突魯圍

鄂。自帥大軍渡江北還。命希憲先行觀變。時阿里不哥已命脫里

赤傳作脫忽思發河北民爲兵。希憲啟罷所發。真定名士李槃者嘗

奉莎兒合黑塔泥可敦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里赤怒槃不埒已。

械之。希憲訪槃獄中。言於汗而釋之。後爲安西王宗王塔察兒東諸

侯之長也。汗欲好之。而難其使。希憲請行。既饗碑蓋謂塔察兒宴希憲也

於宗王塔察兒按塔察兒分地在黑龍江。傳乃云世祖命希獻賜膳

豈有數千里賜膳之理。傳蓋誤會碑意。語及渡江。王大稱慕。忽必烈汗威德

勞烈。希憲遂言。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王然之。許身

任其事。希憲歸奏所語。汗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書謂

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耳。庚申春。汗至龍岡。塔察兒果帥

東道諸王勸進。汗以西道諸王未集。意有所待。閱二十三日。謙讓

未允。希憲進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和林。專制有年。設

一日先竊位號。令至從違。順逆立判。若早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

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乘不容髮閒。汗良久曰。吾意洩矣。明日遂即位。希憲奏。高麗世子僂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為王。遣之歸國。彼必德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汗從之。改館僂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送僂歸國事在二月汗未即位前詳高麗新傳又奏鄂軍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

彼此罷兵息民。汗又從之。遂有國信使郝經等之遣。無何阿里不哥稱號和林西。汗慮漢地或為動搖。置十路宣撫司。以布魯海牙使真定路。希憲使陝西四川路。父子同時被命。而秦蜀使職尤重。劉太平霍魯懷聞之。急傳入京兆。希憲遲一日至。時在五月宣布即位詔。遣朵羅台安諭六盤。渾都海殺朵羅台。馳召成都帥密里火者清居帥乞台不花。又多與蒙兀奧魯官兀奴忽等金帛。令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懷為內應。斷事官闊闊出使人來報。希憲即夜集僚屬議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為今日。不早為之計。殆將無及。遣萬口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懷。其黨已衷甲待約。捕至鬪而就縛。罵太平後事。於是分遣黑馬往

誅密里火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花。別遣惟正之叔權總帥良臣將秦鞏諸軍進六盤。良臣辭非朝命。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身受密旨，君第往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更發帑銀萬六千兩以充賞。出庫幣以製軍衣。良臣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四千人。推節制諸軍蒙兀官八春。

趙良弼傳稱八春斷事官舊傳與本紀稱爲節制諸軍蓋臨時

會之將之曰：此眾烏合，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輕與鬪。但張聲勢，使

彼不東，吾事濟矣。會有赦詔至，希憲曰：太平霍魯懷豈常赦所可原者。命就獄絞殺之。尸諸市。然後出迎詔，旋上書自劾，停赦。行刑及擅發諸軍將良臣等，臯詔報曰：朕委卿方面，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

碑稱別降制書虎符授良臣按良臣既佩希憲所與虎符矣但補授制書可耳

西川都元帥紐璘麾下奧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爲八春所覺，遣其子執送二人來。云方受六盤重賞者，又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獄。請并誅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乘勢東來，吾知其無能爲也。今眾情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

心不若因其怖死竝加寬釋碑言送二人京師餘皆縱去與傳微異使之感恩効力就發

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面誨八春之子使曉其父八春果得

精騎數千將與俱西渾都海間京兆有備自靈州過應吉里城渡

河西趨甘州耶律希亮傳云至西涼甘州蓋自涼趨甘也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師南來至焉支

山山在甘州之刪丹東南百二十里與之遇本紀謂阿藍荅兒率兵至西涼府與渾都海合自不如耶律希亮身在彼軍之言可信哈刺不花

者征蜀軍中名將也亦歸心阿里不哥渾都海嘗為之副自六盤

借來語不合哈刺不花引其兵北去阿藍荅兒渾都海則合軍而

南以上參合商挺及耶律希亮傳成文分結秦隴諸將又使紐璘兄宿敦為書招紐璘於

是百家奴自成都忙古台自興元汪惟正欽察自清居各遣使來

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戒以鎮靜諸將素憚威名按堵從命

會王師前鋒失利河右大震宗王只必帖木兒闊端之子名見宗室世系表只必舊傳作執異西

涼輜重被掠一空就食秦隴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希亮執不

可乃止詔改宣撫司為秦蜀行省即拜希憲中書右丞會親王合

丹句不者克本紀合必赤按竺邇傳尚有阿曷馬世系未詳帥驍騎與汪良臣八春等合兵分三

道出刪丹之耀碑谷。復與阿藍荅兒渾都海戰大敗之。

舊傳敗之地為西涼本紀為

姑臧即漢唐涼州舊治今定作刪丹之耀碑谷者。据按竺邈及汪良臣傳文。且此谷即在焉支山與耶律希亮傳亦合。

獲二人首。梟之京兆市。

三日詔軍退屯便地。捷聞。汗大獎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

政事。賜甲第一區。希憲年始三十也。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請

申飭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販易生口。

由是降者如歸。清居帥欽察獲宋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均辭

有老親。希憲放之還。因使持書致四川制置使余玠。諭以天道人

事。玠得書。斂守疆界。不妄侵犯。鞏昌帥府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

希憲但誅首謀者五。釋其餘。詔還朝。入參中書政事。商挺馳奏。略

言秦蜀重鎮。大亂之後。餘風未殄。鎮撫中外。非廉相不可。

互見碑及中堂事記

希憲仍還。劉整以瀘州降。繫前國兵降宋者數百。待報。軍吏請誅

以戒。希憲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釋之。導整入朝。手書宰相。待

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勳效。宋將家屬

之在成都者。希憲命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

皆感之

碑稱希憲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敘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有司供給優厚可無慮也聽都統子鵬飛歸省即傳所本

李壇反山東事

連王文統平章趙辟素忌希憲勳名因言文統爲張易及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汗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布魯海牙時以順德路宣慰入覲奏言臣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汗曰朕欲大用希憲久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之卿勿疑慮興元判官費正寅興元判官据商挺傳舊傳作蜀伶人碑略以九事訐希憲於朝其一謂因李壇叛借兵脩城潛畜異志汗頗惑之命中書右丞粘合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按所訐事皆無驗徵希憲還京師陛見奏言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正寅所言臯止在臣臣請就理有司汗撫御牀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臯慰諭良久詔平章中書政事一日夜半召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辟所言希憲曰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就陛下

顧從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言。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壇幕僚。詔問臣。臣對亦間之。實未嘗識其人也。汗曰。朕亦記此。於是所惑釋然。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覈名實。汰逐尤濫。裁抑僥倖。當時翕然稱治。建言國家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世其職。至今將六十年。子孫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

本紀事在

至元元年十二月。碑稱明年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罷天下世官。諸路歲貢。經明行修。長於吏治者各一人。

至元元年。丁母憂。力行

喪禮。既葬廬墓。必於終制。諸相以憂制未定。欲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哭聲。竟不忍言而退。未幾有詔奪情。不得已強起視事。出則素服。入必衰經。時阿合馬領左右部。其黨自相攻訐。汗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承鞫。希憲窮竟其事。奏杖阿合馬。汗雖未卽予杖。竟并左右部入中書。

并左右部入中書。本紀事在至元元年十一月。阿合馬傳同。希憲舊傳及碑記於丁父憂後。誤差下一年。今改正。且阿合馬方

進。中書平章政事。仍領中書左右部。其未遭譴責可知。而碑傳乃云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殊非事實。酌改之。

二年春。希憲罷。夏。仍以平

章行省事於山東。承制省并州縣。黜陟官吏。閱兩月。召還。是年秋。

布魯海牙卒。希憲堅請終制。汗不聽。明年春。仍以中書平章政事強起之。自希憲居憂。中書殫事千數。汗命待浹於希憲。比墨經卽事大都。未浹旬。剖浹如流。汗在上都聞之。曰。吾固知希憲之能了事也。車駕還宮。左丞相史天澤願同寮歎曰。廉相方整理機要。我輩旣回。恐反掣之事將畱殫矣。有近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小臣預政之漸。不可啟也。中覆之。汗杖妄傳者。汗嘗謂希憲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業而流。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相卿等。朕不是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臬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讎熙。慙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蔑有。願人主用與不用耳。有言史天澤親黨。布滿朝列。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者。詔希憲傳旨。罷其政事。待鞫。希憲進曰。知天澤深者。無踰陛下。粵自潛藩。多經驅使。將兵牧民。悉箸治效。以其可屬大事。故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察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臣得預斯旨。它日一

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陛下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汗曰。卿且退。次日。召見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寢。又有訟西川帥欽察臯者。汗敕中書急發使誅之。越日。希憲覆奏。汗怒曰。尙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西川必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廷對。暴其臯於天下。可也。汗曰。其遣能者按問。旣而無一實。欽察得免。希憲每論事。汗前激切無少回借。汗曰。卿昔事朕王府。猶或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對曰。王府事輕。爲天子論天下事。一或面從。害將及於天下。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飭中書給所需。希憲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汗曰。然。遂卻之。五年。奏立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阿合馬總財政。不便之。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其閒。事何由集。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察姦宄。外糾貪污。肅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言。必使羣邪無法。賄賂公行。事乃集耶。其語遂塞。七年。詔釋大都獄。

囚西域人匿咱馬丁

咱碑傳作贊
依本紀改

用事先朝累資鉅萬以怨家訟繫

既釋之矣希憲在告未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復遮訴

汗怒召留相詰之希憲補署堂案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

可幸無已署苟免遂入對以奉詔汗曰詔并釋匿咱馬丁耶希憲

曰不釋匿咱馬丁亦未嘗有詔汗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臯對曰

陛下必以此為臯請斥罷汗曰第從汝言遂與耶律鑄同罷一日

汗問侍臣希憲家居何為以讀書對汗曰讀書固朕所教讀之不

肯見用何多讀為意責其罷相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

彼日與妻孥燕樂耳汗色變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右丞相安童

奏以希憲行省河西汗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意無所

曲從豈聽諸王語者疾作遣御醫三人診視言須沙糖作飲時最

難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觔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

吾終不乞活於奸人所遺也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雪

本紀至元
八年七月

有言其擾民者希憲疾稍愈十一年詔起為北京行尙書省右丞

傳作平章政事此從本紀

將行汗命肩輿入辭賜之坐曰往在先朝卿先事知幾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渚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為

顧自退託巨遼雪戶不數萬傳稱戶不下數萬下字衍此從碑政以諸王駙馬分地所

在居者行者絡繹旁午塔察兒諸王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

此意希憲到官問民疾苦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

誣其祖父嘗貸子錢責償甚亟民訴之行省希憲遣吏逮駙馬者

其人怒馬入省堂徑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

汝何人敢爾繫民其械繫之其人皇懼乞哀國王亦為之言稍寬

待對一夕拔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令旨至國王立聽希憲坐自

如曰大臣無為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塔察兒知希憲守禮不以為

嫌俄詔頭輦哥歸國國在遼陽希憲獨行北京中書省事朝廷發鈔市馬

六千五百匹希憲市之東州盡所發鈔得羨馬千三百匹曰上之

則類自炫其以羨馬依元直與它郡它郡馬不入數害及於民終

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魯國長公主囊加真及駙馬斡羅陳也縱獵郊原發

民車牛載獲徵求須索費達鈔萬五千貫希憲譙公主從者怨食不及希憲曰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國婿怒起立隨之曰駙馬從禽非國務也費民財不訾我已馳奏矣國婿愕然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償民鈔如其直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境莫敢復縱明年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希憲入朝議事適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上地形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汗夜召希憲賜坐曰荆南入我版籍卿往必能使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溼於卿疾非宜然此大事非卿莫屬其勿辭賜卿田以其入食畱者馬五十匹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近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詔荆湖行省得承制版授三品以下官奏入制出希憲冒暑至鎮阿里海牙帥其屬郊迎望拜塵中

阿里海牙與希憲官

皆右丞而郊迎望拜塵中豈亦如前清地方大吏對於朝使請聖安禮耶荆人大駭即日禁剽掠通商販兵民以

安

家傳云先是政無紀綱城門晝閉燈火禁嚴民驚疑未定希憲即日令諸軍歸營騎兵徙屯高敞以便牧養非調發不得輒出關城四門無得拘檢弛燈火禁內外帖然

首錄

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朝廷臣子。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曰。汝等身仍舊職。抑或超擢。當念聖恩。力圖報効。今所饋若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辜。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

碑云希憲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所俘男

女希憲卽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

令凡殺俘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

棄之道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辜。仍沒入其直。瀉瀆水於江。得田數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振公安饑。希憲曰。民粗安矣。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學。旦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它郡。徹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政化大行。譬及四遠。思播田楊。二土司及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汗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坐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日劇。僉樞董文忠爲汗言。江陵溼熱。如希憲沈痾何。十五年春。

有旨召還。江陵人號泣遮留，不得相與。績象建祠祀之。希憲囊橐蕭然，琴書自隨。五月朝於上都，詔館於華嚴寺。酒人饕夫，日敕供餽。太常田忠良來問疾。希憲曰：上都龍飛之地，國家根本。近間龍岡失火，延及民居。此常事耳。無令雜學小生妄談地理，感動上意。未幾，果有南士數輩進徙都之議。副樞張易左丞張文謙廷辨其不可。汗不懌。明日，召問忠良。以希憲語對。汗曰：希憲病甚，念猶及此邪？議遂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無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縣望，廉公復相久矣。能起廉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汗喜，召見之。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誠如聖諭，稍爾肆情，終將不治。蓋以醫諫也。汗曰：卿從幾人？荅：唯一弟。汗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賜御前白金，爲兩五千。別敕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時議立門下省。汗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近臣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

中必煩面陳。肩輿以入可也。皇太子亦遣使賜蒲萄酒。教曰。上命公領門下省。無憚羣小。吾爲公地。卒以阿合馬不利而止。明年。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者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憂大奸專政。羣小坳和。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十七年十一月。希憲卒。年五十。赴聞。忽必烈汗震悼。後每追思之。曰。當諸王忽里勒塔。議洩大事。惟希憲能也。丞相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汗嘗命希憲受佛戒於國師。對曰。臣受孔子戒矣。汗曰。孔子亦有戒乎。希憲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希憲戒子恪恂曰。天下事苟無牽掣。三代可復也。以稷契皋夔伊傅周召不可及者。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臣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慎之。鐵穆耳汗時。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愛育黎拔力八達汗制加贈推忠佐理翊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恆陽王諡如故子六人見氏族表希憲前後宣撫京兆商挺爲之副趙良弼參議及改宣撫司爲秦蜀行省挺參知政事良弼參議如故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殷氏避宋諱改焉父衡仕金僉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城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行臺事辟爲經歷贊忠濟興學教士

元明善墓碑云與魯諸賢爲琴詠會

癸丑忽必烈汗在潛邸

受京兆分地間挺名徹至鹽州入對稱旨字而不名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饋米萬石東平至胸山率十石而致一且車淖於雨必後期後期旱死不若輸沂使壇軍取食便汗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楊惟中宣撫京兆辟挺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挺佐惟中黜貪暴出淹滯定規程印楮幣務農薄稅葺而民安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及惟中罷希憲來代挺遷副使尋兼轄懷孟事

懷孟亦忽必烈潛邸分地

境內大治戊午罷宣撫司挺還

東平忽必烈汗以太弟奉命南征。軍次小濮。召問軍事。時蒙格汗車駕入蜀。挺言蜀地險遠。非萬乘所宜親動。忽必烈汗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明年蒙格汗殂。忽必烈汗自鄂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姦偽。文謙追上其言於行營。汗大悟。罵曰。向無一人見及此。非商孟卿言。幾敗吾事。卽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果至軍中。執而斬之。尋挺奉召至龍岡。犀與廉希憲密贊大計。及與希憲再撫秦蜀。挺策六盤軍曰。爲彼計者有三。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會改宣撫司爲秦蜀行中書省。挺由僉事進參政。費正寅之許希憲也。辭連挺。汗召挺便殿。本紀中統四年正月召商挺趙良弼赴關卽此事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効。而毀言日至。豈同寮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眾。卿獨無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爲人。嘗與趙辟論之。想陛下尙能記憶。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

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歸已。事敗咎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出。汗顧駙馬忽刺。出副樞合荅等。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歎曰。挺功如是。猶自言有辜。誰復爲朕戮力者。卿等識之。賜佩金符。行四川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入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分省河東。尋召還。時汗畱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分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明年。進僉書。又明年。進副使。閱實軍數。定軍官品級。依品給奉。開屯田三萬畝。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之。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九年。皇子忙哥刺以安西王出鎮。拜挺王相。十四年。王奉詔北討兀刺孩。火石顏之亂。以畱事付挺。曰。事有不便。可更張之。挺言。延安民兵數千。宜使李忽蘭吉教練之。以備不虞。未幾。秃魯叛。秃魯定宗之孫。禾忽大王之子。南平王也。叛於六盤。王相府以是兵應敵。果獲其力。挺嘗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爲置酒嘉納。十五年十一月。

王薨擢趙炳傳王妃使挺請命於朝以子阿難荅嗣汗曰年少未嫻祖宗

大訓卿姑行王相府事會同知運使郭琮及郎中郭叔雲以私怨

構殺王相趙炳事在十七年三月舊傳誤稱初朝廷執訊二郭伏辜王府女奚徹徹預

二郭謀臨刑望救忽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嚙汗怒召挺拘炳家

下獄命趙氏子曰商孟卿老書生可與諸儒讞其辜吏部尚書

青陽夢炎以議勳奏曰臣南人原作臣宋儒殊失夢炎口吻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

今日之過否汗不懌曰是同類相助之辭也符寶郎董文忠侍言

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功語之矣汗良久曰其事

果何如對曰臣目未睹百固聞之殺人之事挺無與也汗默然已

而有旨此旨即在十七年冬舊傳誤稱十六年春挺不得全無辜籍其家而釋之并釋嚙二

十年復副樞密俄以疾免明年趙氏子復訟父冤挺又被繫百餘

日乃釋名臣事略曰挺再被繫得釋乃歎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遂葺小圃於都城南有阜曰左山自號左山人二十

五年汗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汗惜其老

而歎其康強是年冬十二月卒有詩千餘篇尤善隸書延祐初贈

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諡文定

趙良弼字輔之其先女真人本尤要甲氏語譌趙家因以趙為氏

父慤金威勝軍節度使死事良弼明敏多知略金末舉進士教授

趙州名臣事略趙州贊皇人姚燧廟碑云崔立之亂良弼侍母懷牒及祖父遺繪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將歸趙渡河爭舟挺刃及母首良弼臂受之幾折兵顧見哀之手援以登輦母

北歸日從名儒講論尤致意司馬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地理阨塞無不記憶忽必烈汗在潛邸召見之擢邢州安撫

司幕長斷事官脫虎脫虎本作元駐邢其屬要結臯廢者交構嫌隙動相

沮撓良弼馳白忽必烈汗雲南行營黜脫虎脫罷其屬邢乃大治

戶口增倍阿藍荅兒劉太平之鈎考京兆錢穀也鍛煉羣獄死者

二十餘人良弼時參議宣撫事據理與爭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

司一無所坐司罷從潛邸南伐參議元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蒙

格汗殂忽必烈汗自鄂北還行次衛以廉希憲言遣良弼往偵秦

蜀物情向背不踰月得實還報曰親王末哥原作穆哥改從世系表無它心西

南事宜悉委之渾都海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事有不意

紐璘總秦川蒙兀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鷲勇輕去就當寵以

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今行尙書省事。謦言辦餉。陰有據秦蜀志。百家奴劉黑馬及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悉心俟命。後皆如其言。庚申。五上書勸進。及奉命參議陝西四川宣撫司事。良弼先廉希憲商挺以行。謀諸斷事官人春。曰。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紐璘入朝。紐璘傳中統元年世祖卽位紐璘入朝與此相符本紀是年八月丁未詔都元帥紐璘所過毋擅擄掠官吏所過者入朝時所過地也劉太平速還京兆。人春從之。使至。則紐璘果移營

將入涇。太平將赴六盤。聞命乃止。後渾都海亦果北去。良弼與二

宣撫洩議。遣汪惟正劉黑馬執乞台不花密里火者誅之。密里火舊傳迷立希

憲挺遣使入奏待臯。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

囚以待報。臣竊以爲張皇不便。宜亟誅之。擅殺在臣。不在宣撫。若

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卽出此狀。汗竟不問。使者以狀白政府。咸歎

良弼長者。尋改行省參議。費正寅之訐希憲挺也。引良弼爲徵。汗

召詰良弼。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汗意

不釋。會平李璫。得王文統交通書。益疑二臣。切責良弼。無所不至。

至欲斷其舌。仍矢口不移。汗意乃解。正寅卒以反誅。

本紀至元八年正月管如仁費正寅

以國機事謀遣崔繼春等入宋事覺伏誅

良弼累官同僉樞密院事。伯顏伐宋。良弼言。宋重

兵在揚州。宜以大軍直擣錢唐。後訖如其計。汗嘗從容語良弼曰。

高麗小國也。工匠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士人。多通經書。學孔孟。漢

人惟習詩賦。將何用焉。對曰。此非學者之過。在國家所尚何如耳。

久之以疾辭居懷孟。良弼故有別業在溫。其田三千畝。析為二。以

六與懷。四與孟。皆永隸廟學。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

或問為治。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

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

容。事斯濟矣。卒年七十

至元二十三年

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

封韓國公。諡文正。良弼嘗奉使日本。閱四年始歸。

至元七年往。十年五月歸。語詳日本傳。

論曰。希憲有言。丈夫見義勇為。禍福不足逆計。又曰。宰相須有力

量。未有無力量而能為賢相者。蓋自道也。觀其在中書平章六年。

多所建白。對於人主意有不同。無所回借。雖未正台鉉。而每事負

責。非有力量者而能然哉。夫惟明是非。不逆計禍福。力量自出。反是。卽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希憲恥之矣。商挺儒雅有治才。能應變。亦有元一代之名臣也。然身爲王相。不發二郭之姦。趙炳同官。聽其受誣。冤死而不救。挺雖不殺炳。忽必烈汗謂不能全無辜。是也。趙良弼自承擅殺二帥。是幕府之有力量者。

鳳帝憲侯制策六十一

...

...

...

...

...

...

...

...

...

...

...

...

...

...

賽典赤瞻思丁列傳第六十二 蒙兀兒史記卷第八十

武進屠 寄篋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阿濫謐人舊傳同別庵伯爾之裔明史外國傳作

別諸拔巨猶華言天使接阿濫謐語獅子曰別伊拔巨今以天使釋之豈以彼教初行託言獅子
作人語如舊唐書大食傳所云遂通獅子之廣義為天使歟彼教之人以別伊拔巨為名者甚多
如伊及王比拔巨思駙馬帖木兒之曾孫巴卑爾實皆別庵伯爾異文也

別庵伯爾者天方教主摩訶末之尊號也

彼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摩訶末無子有女曰法土駃嫁族弟阿里凡阿里子孫
彼國希亦忒派教徒以為摩訶末之血胤稱之曰賽夷

武語譌為賽典彼教領袖所謂伊抹姆者必是故瞻思丁自誇其族望謂比諸中
焉選擇故舍貴族之義赤者蒙兀語官之意

國孔子後人之世貴云孔子之後世封行聖公阿父苦魯馬丁輟耕錄色目之
苦魯丁始不詳其所出今乃知即成吉思西征瞻思丁帥千騎以文豹白鶻

迎降汗嘉之從以東歸命入宿衛呼為賽典赤而不名幹歌互汗

即位授豐埒雲內三州都荅魯合臣改太原平陽二路荅魯合臣

再改燕京路斷事官蒙格汗即位命同塔刺渾行燕京等處尙書

六部事擢燕京路總管多惠政遷采訪使忽必烈汗即位立十路

宣撫司賽典赤拜燕京路宣撫使中統二年入拜中書省平章政

事。至元元年。置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出爲平章政事。洎
官三年。增戶九千五百六十五。軍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五。課鈔六
千二百二十五挺。屯田糧九萬七千二十一石。擢節和買鈔三百
三十一挺。中書以閭詔賞銀五千兩。仍命陝西五路四川行院大
小官屬竝聽節制。七年。分鎮四川成都。宋安撫使咎萬壽以重兵
守嘉定。與之對壘。賽典赤推誠待之。萬壽心服。八年。命賽典赤隨
陝蜀行省移治興元。轉給僉省也。速帶兒鄭鼎軍前糧餉。舊傳所謂未幾召還以此
將去成都。萬壽請置酒爲餞。左右難之。賽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左
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所見之。小耶。皆將軍能毒我
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醮之。萬壽益歎服。既而有旨。大軍見圍襄
陽。各道宜進兵牽宋援。賽典赤乃與鄭鼎帥師水陸竝進。至嘉定
俘宋裨將二人。順流縱筏。斷其夾江浮橋。獲戰艦二十八艘。會皇
子雲南王忽哥赤被毒死。雲南不寧。十年閏六月。年月據舊紀枝正舊傳誤作十一年賽
典赤入覲。汗謂之曰。雲南朕手定。比委任失宜。欲選謹厚者撫治

之無如卿者。賽典赤間命退朝，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續其山川城寨驛傳軍屯夷險遠近爲圖，以進。汗大說，卽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賜鈔五十萬貫，金銀酒器及他珍寶稱是。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嚴兵自衛。賽典赤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刺丁以已意先往謁王，曰：「天子命臣來安集雲南，行省事，重未敢擅專，願王遣一二人來共議之。」脫忽魯聞，遽罵其下曰：「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其親信撒滿立句，哈乃至。賽典赤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偕納速刺丁來視，猶兄弟也，請以子禮見。」各效名馬爲摯，拜跪甚恭。觀者愕眙。賽典赤爲設宴，出所賜金銀器盛酒饌，宴罷舉以予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賽典赤語之曰：「二君雖爲王親臣，然未有名位，不可以議國事。欲各屈爲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不敢擅授，請一人還。」先稟命於王，脫忽魯大說。由是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爲。十二年，奏言雲南諸夷未附者尙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竝聽行省節制。又言哈刺章理雲

南壤地均也。然彼列城。則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郡縣。置守令。竝從之。明年。以所改郡縣上聞。雲南舊俗。男女往往自相配耦。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地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以昏姻之禮。宜通媒妁。死喪之禮。宜有棺槨。奠祭。播種嘉穀。為陂池。以備水旱。建孔子廟。學。以經史授學者。由是風習漸移。雲南自昔以貝代錢。是時鈔法初行。民不便之。賽典赤為聞於朝。許仍舊俗。又患山路險遠。戴盜病行人。相地置鎮。鎮設土司。即長官司。舊傳作土酋吏。百戶各一

人。百戶蓋蒙兀色目漢人充之。往來者。或遇盜劫掠。則鼻及之。有土酋數輩。怨賽典赤。不已。用走京師。訐其專僭數事。汗怒。謂侍臣曰。賽典赤憂國愛

民。朕所洞知。此輩何敢誣告。即命械送賽典赤處治之。既至。賽典赤脫其械。諭之曰。汝曹不知上以便宜許我。故有此愬。今不汝鼻

且。予汝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謝曰。某等有死鼻。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報。交趾自兀良合台用兵後。叛服不常。兀良合台用兵交趾見其

本傳事在蒙格汗季年。舊傳乃云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殊誤。按至元十六年。宋二王既歿。兩廣始平。爾後湖廣兵力方能及於交趾。前此未有也。賽典赤使人諭

以逆順禍福且約爲兄弟交趾國王大喜親至雲南受盟賽典赤郊迎待以上賓之禮遂乞永爲藩臣十三年蘿葡甸叛

舊傳作蘿槃
依本紀校改

發兵討之賽典赤有憂色從者問故賽典赤曰吾非自憂也憂汝曹冒鏃鏑不幸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巨師次蘿葡三日不降諸將欲攻城賽典赤不可遣使諭之蘿葡主曰唯命越三日仍不降諸將請奮賽典赤又不可俄有乘城進攻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我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斥令左右縛之諸將叩頭請俟城下之日按軍法從事蘿葡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以降違令攻城者亦釋不誅遂改蘿葡甸爲元江府路於是廣南西路特磨道將軍儂士貴知安平州李維屏知來安州岑從毅其籍左右兩江所屬州縣溪洞百四十有七戶二十五萬六千越境來附

事在十四年三月

夷酋每進

見例有所獻納賽典赤悉分賜從官或以贍貧民秋豪無所私爲

酒食勞諸酋製衣帽鞞屨易其卉服艸履來者皆感說賽典赤泣
治雲南凡六載政成人和十有六年卒官年六十有九百姓巷哭
葬之鄯闡北門交趾遣使者十二人齊衰來弔哭失聲爲文祭之
其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忽必烈汗思賽典赤之功詔雲
南省臣守其成規毋得擅改大德元年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雍國公諡忠懿後進封咸陽王改
諡忠惠至正間歛人羅文節知普定府事豪酋餽以金文節卻之
酋怒曰公賽典赤耶乃不受吾金其廉名遺愛久而在人如此子
五人長納速刺丁次哈散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次忽辛次苦速
丁兀默里建昌路總管次馬速忽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納速刺
丁累官中奉大夫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四年遷大理金
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領大理軍徇金齒蒲驃曲蠟緬國招安帖
木乃木晉蒙忙木巨木禿磨欲等夷寨三百曲蠟折溝民四千孟
磨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匡黑荅八刺民二萬蒙古甸甫祿保民一

萬木都彈禿民二萬歸以馴象十二入貢。賜金五十兩。衣二襲。所部將校賞銀五千三百二十兩。會其父贍思丁卒。忽必烈汗憂雲南省臣或失撫馭諸夷之方。難其繼者。近臣以納速刺丁爲言。十七年。進拜資德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尋陞右丞。建言三事。其一謂雲南規措所造金箔貿易病民。宜罷其一。謂雲南有行省。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帥府。近宣慰司已奏罷。而元帥府尙存。臣謂行省旣兼領軍民。則元帥府亦在所當罷。其一謂雲南土官子弟入質。臣謂達官子弟當遣。餘宜罷竝從之。二十一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奏減合刺章尤官。歲省奉金九百餘兩。屯田課程專人掌之。歲得金五千兩。是歲。領合刺章蒙兀軍千人。從鎮南王脫歡征交趾。明年夏暑。雨疫作。無功而還。舊傳賞銀二千兩。豈納速刺丁獨有功耶。雲南俗尙禳祥。相傳。屬土一尺。則死者旋踵。納速刺丁闢其謬。命屬土者日以間。無害。於是築隄防。建廬舍。皆無避忌。二十八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雲南人惜其去。範金爲象祀之。明年卒。官贈推誠佐理協德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岐國公。謚貞簡。進封延安王。改謚宣靖。長子伯顏。累官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三十年。入拜中書平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受朱清張瑄賄賂。爲御史所劾。罷。明年。以本官起復。十年。再罷。十一年。與左丞相阿忽台議戴安西王阿難荅承大統。爲八達汗所殺。次烏馬兒。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建泉州興化兩路廟學。置學田。又築興化莆田等縣海塘。民頌之。至治元年。改江淞行省平章政事。領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事。歲饑。發府粟平糶。又自購米五百石。食餓者。會京師亦歲禋。是年冬。詔江淞行省於每歲海運糧二百三十萬石中。來春先運五十八萬石。以四月至京師。同官愕然。曰。凡海運以夏至爲期。方春東北風多。安能濟事。烏馬兒曰。吾奉天子命。不敢緩。明年春。如詔起運。夏四月。得海道運糧萬戶府狀。所運米五十五萬石。視原定數少三萬石折耗也已赴京倉交納。訖。官民相慶。江淮財賦府隸與聖宮烏馬兒初拜命。入見太皇太后。荅曰。可敦勞而遣之。及是半歲之輸。增三

十三萬挺。懿旨賜織室錦衣宣徽寺尙醞以寵之。卒官。次剖法兒。荆湖宣慰使。次忽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次沙的。雲南行省左丞。次阿榮。太常禮儀院使。次伯顏察兒。泰定間。太保中書平章政事。佩虎符。致和末。畱守大都。歸心皇太子阿速吉八。爲燕鐵木兒劫。執下獄。圖帖睦爾汗立。籍產流竄以死。妥懽帖睦爾汗朝。贈守誠。佐治安惠世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奉元王諡忠惠。忽辛。賽典赤第三子。至元初。以世臣子入宿衛。忽必烈汗善其應對。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爲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羣盜出沒山林。劫掠行旅。官軍緝捕失利。忽辛募土豪持檄諭之。未幾有盜二人來自首。忽辛賜之衣帽。給事左右。已而放還。使招其黨。數日後偕其魁十輩來。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非常。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晝則出入隨從。夜則令卧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羣盜聞之。相繼款墁。二十一年。改授雲南轉運使。明年。調陝西道。又明年。改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

尋除南京路總管。三十年。改授兩浙鹽運使。大德元年。擢江東道宣慰使。改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又改雲南行省右丞。既至。條具諸不便事。白梁王松山更張之。王不可。忽辛偕左丞劉正馳奏京師。有旨令梁王協力施行。由是病民之政一革。豪民避役。往往投充王府怯薛。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定制。額外者悉籍爲民。去其宿衛三分之一。王府畜馬蕃息。散牧郊坳。敗民禾稼。牧人又食宿民家。室無寧居。忽辛度地置艸場。構屋數十楹爲牧舍。耕牧始各相安。馬龍州土酋謀反。事覺。梁王爲左右所蔽。將釋不問。忽辛與劉正反覆研鞫。盡得其姦狀。卒抵之法。軍糧支給。道有遠近。吏緣爲姦。忽辛籍軍戶姓名。及倉廩所在。更番支給。吏姦始除。先是贍思丁任平章時。撥田五頃供孔子廟學祭祀教養之需。其田歲久。爲大德寺所占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而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士爲之教官。文風大興。廣南酋沙奴嘗受宋朝金印。恃強不受約束。忽辛遣使誘致。待之以禮。畱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曰。

汝欲還可納印來。沙奴不得已。使人歸取印來納。忽辛置酒宴勞之。諷使偕印入覲。鐵穆旨汗大說。換賜沙奴金符。大德五年。緬王抗命。忽辛使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唯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王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自古希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貢。汗賜緬王以世子之號。烏蠻等租賦。歲發軍徵索乃集。忽辛以利害檄諭之。不遺一卒。而租賦咸足。俄有姦徒。坵會圖讖。惑梁王松山者。忽辛密與劉正為奏。馳報朝廷。遣使臨問。按誅姦徒。指託松山有風疾。奪其梁王印。忽辛偕使者還朝。忽辛始亦由是得舉免職否。則八年何以降授四川左丞。八年。改拜四川行省左丞。又改江淞行省。至大元年。進階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以母老乞養。又明年正月卒。天曆元年。贈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國。雍國公。諡忠簡。長子伯杭。中慶路蒼魯合臣。次曲剌。湖南道宣慰使。怯烈。西域人。觀其名似康里突厥縣種。入中國居太原。以中書譯史。蒙兀語怯里馬赤。從平章賽典赤經略川陝。至元十年。舊

十二年初立雲南行省。賽典赤行省事。仍署為幕僚。十五年分省大理。

會緬人入寇。怯烈便宜授戍軍甲杖擊卻之。以功擢行省左右司

員外郎。十八年右丞納速刺丁舊傳稱為平章據後之詞遣詣闕奏事。忽必烈汗愛

其聰辨練達。特佩以虎符。授為鎮西平緬麓川等路宣撫司。荅魯

合臣兼管軍招討使。成都烏蒙間諸驛阻絕。怯烈市馬給傳使。役

乃通。俄被召赴上都。詢以征緬事宜。奏對稱旨。賜幣及翎根甲。遣

還。從諸王相兀荅兒右丞太卜征緬。帥舟師為鄉道。拔緬江頭城。

振旅而還。既復從嗣雲南王也先帖木兒入緬。總兵三千屯驃甸。

設方略招徠洞蠻。多嚮化者。是役王師失利於蒲蠻舊傳所云諱飾之詞入覲。汗慰勞之。拜正

議大夫。僉緬中行中書省事。佩金符。金下疑脫虎字頒詔於緬。宣布威德。緬

王稽顙。遣其世子信合八的入貢。怯烈進通奉大夫。雲南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再進資善大夫。左丞。大德四年卒。葉仙鼎畏兀人。

父土堅海牙。先後從成吉思汗。歌互汗。平夏金。俱有功。葉仙鼎幼

事忽必烈。汗潛邸。從征吐蕃大理。常為軍鋒。又從渡江攻鄂。先登。

奪其郛中統初從征阿里不哥以力戰賞白金貂裘三年從討李

壇又以功受賞白金為兩五百自此以後至元十五年舊傳仕履俄空脫誤多矣至元十六年授

四川西道都元帥佩金虎符兼吐蕃宣慰使分川蜀為四道立宣慰司舊紀書於是年正月壬戌舊傳脫

至元十六年四川七字特補按葉仙翦之拜是職其前必有戰功於四川借紀傳均佚其事無從對補葉仙翦熟諳夷情隨地况塞

屯兵鎮撫之恩威兼著夷族帖然屢拜金鈔玉帶之賜二十四年

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舊傳二十四年上行為宣慰使歷五字果如所云則其宣慰使任滿當在大德六年然與下文成宗即位召遷云云抵觸况宣

憲使改拜行省官例為參知政事今乃遽拜平章恐其間仕履尚有脫誤總之此傳非全文與納速刺丁同署事納速刺丁任雲南平章百二十一年至二

十八年故知必同署事但彼為首平章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盜鍾明亮已降復叛積

年為害及是葉仙翦討禽之事在二十七年二月舊紀稱降三十一年鐵穆百汗即位

召赴闕賜玉帶改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謝事歸隴右家居十年

卒舊傳無家居二字則十年上當補大德二字否則當卒於大德八年贈協恭保節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

國鞏國公謚敏忠子完澤至大四年由太子詹事拜中書平章政

事加金紫光祿大夫皇慶二年以宣徽使除知樞密院事延祐四

年出為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至治末與弒碩德八剌汗伏誅

論曰。天方教門戶。綦嚴。苟非其徒。視如娑嬋。娑嬋見唐景教流行中國碑其義謂魔阿濫謚文義同。賽典赤以摩訶末血胤。行省雲南。乃知尊孔子。創廟學。其子忽辛。又推而廣之。使漢唐以來。朝貢漸通。譬教未訖之地。漸變而與諸夏同風。厥功甚懋。然亦可見吾道之大。有以當乎人人之心。雖殊方異俗。必且用爲致治之本也。若其不戰而服。蘿葡蠻。與諸葛亮攻心之術。奚擇焉。

高智耀朵兒赤列傳第六十三

蒙兀兒史記卷第八十一

武進屠 寄篋

高智耀字顯達。河西世族。祖逸。仕夏爲都督府尹。父良惠。右丞相。歲庚午。成吉思征河西。夏主李安全命其世子遵頊爲元帥。良惠

爲副元帥。帥師來拒。一戰禽良惠。和親議成。釋之歸國。卒。

元史太祖紀所謂高令公

即良惠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國亡。隱居賀蘭山。有薦其賢於幹歌互汗

者。召見。將用之。固辭而還。耶律楚材之領中書也。奏復儒戶。著爲

令。皇子闊端開府平涼。仍以儒戶給役。智耀謁啟藩邸。言儒者給

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仍

辭不就。時軍民之政未分。地方長官多武人。不達治體。重以乃蠻

真幹亦刺二可敦前後攝國。古余克汗在位未久。先朝政令多所

廢格。儒戶仍困於繇役。蒙格汗卽位。智耀北覲。奏言。儒者所學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亂。欲資其用。

宜先養其材。蠲除繇役。固教育人才之先務也。汗問儒者何如。巫

醫對曰。儒以綱常醫國。祈天永命。豈方技所得比乎。因陳儒術關於治國要旨。汗曰。善。前此未有以告朕者。乃下詔復各路儒戶。一切繇役無有所與。忽必烈汗在潛邸。夙聞其名。及卽位。召見之。智耀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詳論。累辭千百。汗嘉納之。呼爲高秀才。而不名。賜之印。命提領各路儒戶。從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被俘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未有也。請朝廷以官錢贖之。卽拜翰林學士。命巡行各路。區別贖免三千餘人。貴近或言其詭濫。汗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亦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汗說。智耀又言。國初庶事艸創。綱紀未張。宜仿前代。置御史臺。司糾劾。以肅官常。至元五年之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拜智耀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奏言。我蒙兀舊俗。與漢兒不同。今畱漢地。建城郭宮室。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蓋蒙格汗以前四朝。皆建牙和林。瓊廬渾酪。一仍遊牧古風。自忽必烈汗定都燕地。濡染華俗。蒙兀

老成人多不善之。及是汗求報聘之使，能開諭大義，折其疑問者。

而難其人。智耀自奮請行，召對稱旨，即日遣之就道。比至和林，和林舊

上京所據碑中文言也。然與開平之上都易混。故質言之，向使舊傳上京果指上都則車駕時巡歲一至彼。諸王時與忽鄰勒塔何用特遣專使耶。以病卒。忽必烈汗深惜

之。自幹歌互汗朝考選各路儒戶，後所在不務存恤，仍與齊民無

異。智耀前後上言正戶籍，蠲力役。由是儒術始重，人才漸出。故其

卒也。學校中多立祠祀之。後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

徒、柱國、謚文忠。與父良惠同追封寧國公。子睿，睿資稟亮直。智

耀之北使也。挈之以行。及卒，汗問其子安在，近臣以睿見。時年十

六，授符寶郎，出入禁闈，恭謹詳雅。久之，除唐兀衛指揮副使，歷官

翰林待制、禮部侍郎，出爲嘉興路總管，遷江東道提刑按察使。部

內盜發，聲言圍宣州。州將怯，閉城門不開。睿召而責之，曰：「賊方生

心，吾先示弱，民何賴焉。」即命洞開城門，聽民出入貿易自便。而密

治兵備盜，盜聞有備，不敢犯。進兵討平之。除同僉行樞密院事，遷

副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奸民有持官府短長結黨橫行者，其

魁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按法誅之。闔境稱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進御史中丞。又改淮東道肅政廉訪使。盜竊真州庫鈔三萬緡。有司大索。逮繫良民數百。吏竝爲姦。睿廉得其情。悉縱遣繫者。未幾果獲真盜。復拜南臺中丞。延祐元年卒。年六十有六。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寧國公。諡貞簡。子納麟。納麟大德六年。用丞相哈刺哈孫荅刺罕薦。入直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八達汗怒甚。舉且不測。中丞楊朵兒只力救之。始解。其所言朵兒只傳亦未明。載蓋周王出鎮雲南事也。四年。改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爲河南行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爲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兩道廉訪使。天曆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明年。改江西道廉訪使。南昌歲饑。議發粟。行省難之。納麟曰。朝廷如不允。吾以家貲償之。議乃浚。事後亦報可。平章把失忽都貪縱不法。納麟劾罷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元統初。召爲刑部尙書。在道改江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後至元元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奉命監繪和世疎汗御容。改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爲江淞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淞西廉訪使。辭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僧彌戒徑山僧惠洲恃舊恩縱恣犯法。納麟皆按法治之。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升行省理問官四品。以治僧獄。從之。尋拜江淞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明年入拜中書平章。七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都臺大夫。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寓平江。十二年盜發江淮。起復南臺御史大夫。納麟承詔卽起。仍兼太尉。開府置僚屬。總制江淞江西湖廣三省軍馬。且遣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之。許便宜從事。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老耄。敢不黽勉餘生。以報陛下。至則脩築所治集慶城郭。會杭州失守。淮南行省平章失列門引軍往援。次采石。納麟以宣城危急。請失列門先救之。且調典瑞院使脫火赤帥蒙兀軍爲應。大敗賊於柵下門。宣城圍解。已而賊陷徽州。

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元江寧之野。游騎達鍾山。集慶危。納麟扶病起。命治書侍御史左荅納失里守城中。丞伯家奴出屯東郊。時湖廣行省平章也。先帖木兒軍和州。納麟遣使乞援也。先帖木兒曰。吾奉命鎮江北。不敢移軍江東也。納麟復遣監察御史鄭郊往。固促之也。先帖木兒乃以步騎二千渡采石。先入臺城。候納麟疾。引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遂平姑孰。盡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潰奔廣德。其據龍潭力山者。閒道奔常州。會江漕平章三旦八石丞佛家閭亦引兵來會。賊所在敗散。十三年。以太尉致事。退居慶元。十六年。復起爲南臺御史大夫。仍太尉。時集慶已陷於朱元璋。南臺移治紹興。十八年。赴召。以山東道阻。浮海北上。舟至黑水洋。遇風而還。明年。復由海道趨直沽。經棧州海口。遇俞寶所部梗海運糧之艦。納麟命子安安及同舟人拒之。僅得通過。八月。至京師。汗遣使勞以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未幾感疾。卒於通州。年七十有九。先是廣惠二州立采

珠提舉司。泰定閒。平章張珪以其擾民。奏罷之。後至元初。納麟爲中書參政。復奏復之。且請以珠戶四萬賜丞相伯顏。病民尤甚。范孟之亂。納麟爲行省郎中。時承讞其獄。希伯顏愾。連逮嫌疑。註誤者千百計。行省丞相朵兒只知其冤。欲從寬典。納麟執不可及入朝。譖朵兒只心徇漢人。時論以納麟詔增權奸。薄之。安安判江淞行樞密院。納麟再起爲南臺大夫。耄昏政皆洩於安安。時同知禿堅不花在餘姚。團結民兵。與慈溪尹陳文昭。紹興荅魯合臣邁里古思相犄角。安安忌之。慮三人不受節制。給禿堅不花至。夜半使人殺之。已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拜住馬代納麟爲御史大夫。又殺邁里古思。紹興遂爲方國珍所據。

朵兒赤。字通明。幹氏。

漢河

西夏寧州人。曾祖幹道冲。西夏名儒。位至

宰相。父幹札篲。世掌其國史。守西涼。成吉思晚年征西夏。幹札篲以城降。命副撒都忽爲中興路管民官。軍興主餽。豪髮無私。時號曰蒲朝清。

以此疑本野蒲氏

中統初。寢疾卒。遺奏請謹名器。節財用。因高智

耀以進。忽必烈汗嘉納焉。朵兒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孟子尚書。汗以西夏世家子多才，欲試用之，召見香閣。汗曰：「朕聞儒者多嘉言，可舉其要。」朵兒赤奏曰：「陛下聖明仁智，奄有四海，唯當親君子，遠小人。爾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小人而亾者。唯陛下察焉。」汗曰：「朕於廷臣，慙直忠言，未嘗不欣納。卽有違忤，亦未嘗加之。臯政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汝言深合朕意。因問願何仕。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儻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若以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爲其總管，以盡措畫。」汗曰：「善。」卽拜中興路屯田總管。到官錄管內漸丁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就遷營田使，秩滿入覲。汗大說，陞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朵兒赤乃以官曠地給民耕，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未幾，臺臣以其才任風憲，舉爲雲南廉訪副使。會八百媳婦及烏蒙諸蠻叛，省臣駕馭無方，朵兒赤見不足與謀，白於梁王，得

檄委印而去。

大德間必以避事去官爲擧廢置數年而舊傳所據諛墓之文諱之

久之起爲山南廉訪副使遷雲

南廉訪使。會行省丞相鐵木迭兒貪暴嗜殺。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置之極刑。朵兒赤抗言曰。生殺之柄繫於天子。丞相以方面之臣而專殺。意將何爲。小民罹法。且必審覆。況朝廷大吏耶。法花魯丁竟獲免。尋復其官。夔夷與蠻相讎殺。省臣受賄。助夔報復。誣奏蠻反。發官兵殺良民。朵兒赤劾罷之。年六十有二。卒於官。子仁通。雲南行省理問。天曆二年三月。雲南諸王禿堅等與萬戶伯忽起兵。聲討圖帖睦爾。篡弑鼻仁。通志不與同。帥軍抗之。沒於陳。

劉容。字仲寬。其先西寧青海人。高祖阿勒華。西夏主尙食。夏亡。蒙

兀徙西寧。民於雲內。父海川。在徙中。後遂占籍雲內。容幼穎悟。稍長。喜讀書。蒙兀尙武。容亦善騎射。然非其好也。中統初。以國師薦入侍。眞金太子。命主東宮庫藏。每退直。卽詣國子祭酒許衡受學。至元七年。眞金以燕王撫軍鎮海。時王兼領中書令。以容知吏事。命權中書省掾。主軍省文牘。十五年。奉使江西。撫慰新附。使還。載

書數車。獻之太子。頗遭讒閒。謂爲賄取。稍見疏外。容終不自辯。會立詹事院。擢太子司議。改祕書監。出爲廣平路總管。富民有同姓爭產者。訟連年不決。容按其譜系。考二人祖父名字。得實。立斷之。皇孫雲南王也。先帖木兒。舊傳作皇子雲南王而不名。以位言也。忽哥赤。以至元八年被害。死此其嗣子。當稱皇孫。以事至汴。道出廣平。荅魯合臣欲厚斂於民。盛供張以媚王。容請自往禮接。費大省。民不病。以疾卒。官年五十有二。

論曰。高智耀自幹歌互汗以來。奔走干戈戎馬之中。再三爲儒戶請命。鍥而不舍。始終維護讀書種子。不遺餘力。厥功茂哉。朵兒赤獨抱遺經。開陳善道。居官則能興水利。創祿田。爭枉法。劾奸貪。豈非儒者之效耶。拓跋夏建國河西二百年。其故家子弟之賢。猶有益於新朝之治如此。國雖亾。文化不與之俱亾也。

楊大淵劉整列傳第六十四

蒙兀兒史記卷第八十二

武進屠 寄篡

楊大淵。成州天水人。與兄大全弟大楫竝仕宋。大全守敘州。壬寅

冬。蒙兀軍略西川。塔海結李之軍圍敘。大全戰死。宋贈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諡忠愍官其長子文

仲。大淵總兵闡州。歲戊午。蒙格汗伐蜀。車駕次闡。遣降人王仲入

大淵所守大獲山城。招諭之。卽本紀所載以鵝頂堡來降之。未知縣王仲也。舊傳云大淵殺之。而下文又云大淵擅殺部將王仲。一篇之中前後

矛盾。參考汪世顯傳。大淵竝未拒命。卽乞降也。後來殺仲。當別有故。前史未詳耳。大淵卽謁行在所。納降。禮畢。不告而

歸。汗疑其復叛。怒。欲攻殺之。汪德臣諫。乃止。命將所部爲大軍前

鋒。招降蓬州廣安。從攻合州釣魚山。別授其弟大楫管軍總管。從

諸王蒙哥都攻渠州禮義山。己未秋。汗宴駕合州。行在親王末哥

等班師北歸。冬。承制拜大淵侍郎都行省委以蜀事。蒙格汗歿於己未七月。若大淵拜命果在

是年冬。則必由諸王承制而授。仍戍闡州。竝授文仲安撫使。忽必烈汗卽位。詔諭大淵

曰。尙勵忠貞之節。其成康父之功。大淵拜命踊躍。卽復遣兵攻禮

義城。掠其饋運。繞出通川。襲獲宋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以歸。

中統二年秋。復出兵通川。與宋將鮮恭戰。獲其統制白繼源。時廉希憲行秦蜀省事。以大淵及清居山征南都元帥欽察麾下將校六十三人有功。請於朝降虎符一。金符五。銀符五十七。令論功定官以名聞。欽察以大淵新附。權遇侔已。忌之。訐其有不軌志。希憲察知其誣。遺書撫慰大淵。三年春。奉命出開達。與宋人戰於平田。復戰於巴渠。禽其知軍范夔。統制魏興。路分黃廸。節榦陳子潤等。先是大淵建議。取江南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據夔。乃遣其兄子文安。相夔。達要衝。城蟠龍山。山四面巖阻。可以進攻退守。版築方興。宋夔路提刑鄭子發聞之。曰。蟠龍夔之咽喉。使敵得據之。則夔難守矣。帥師來爭。文安悉力相持。凡半月。大淵遣文仲將兵援之。宋師宵遁。文安追擊。大敗之。事聞。秋七月。詔降金符十。銀符十九。分賞有功。別賜大淵海青符二。俾得軍前馳驛奏事。又追論合州戰功。賜白金五十兩。大淵請就利州大安軍。以鹽易糧給軍。從之。冬。入覲。拜東川都元帥。命與欽察同署事。大淵還。復命文安於渠江。

瀕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平城不逾月而就四年宋制置使賈似道遣閩使楊琳齎空名告身及蠟丸書金幣誘大淵南歸文安執之以聞詔誅琳五月以與張大悅同復神山功賜詔獎諭仍賜蒙兀漢軍鈔百挺至元元年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端詔曰所貢幣帛已見忠勤卿守邊陲宜加優卹今後以此自給俟有旨乃進既而大淵擅殺其部將王仲詔戒飭之令毋籍仲家冬十月大淵謀知宋都統祁昌以重兵閒道運糧入得漢城且遷其城中官屬家人欲置之內地大淵命文安先以兵邀其去路昌立柵椒坪以守大淵自帥師往與文安合勢攻之連戰三日獲昌及輜重千計明日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援復大破之禽其將盛總管及昌之弟二年四月大淵遣文安以得漢守臣向良家屬往招良未下而大淵以疾卒八年追封閩中郡公諡肅翼子文粲襲爲閩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文安字泰叔二歲而孤母劉氏鞠之依大淵於閩州歲戊午從大淵降中統元年授監軍從大淵所

至奮戰立功。三年拜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軍於巴渠。降萬安寨主盧埴。四年佩銀符授千戶。監軍如故。至元元年宋都統張喜攻蟠龍。敗走。道出得漢城。文安遣兵襲擊。又敗之。獲裨將陳亮。復築方斗城爲蟠龍聲援。令裨將高先守之。宋兵攻潼川。行省檄文安赴援。敗敵於射洪之納壩。斬馘甚衆。二年夏向良以得漢降。論功換佩金符。仍前職。還攻開達等州。禽其統制張綱及總管伏林。八月宋人由開餉達。文安出奇兵間道要擊之。獲總管方富等。行省上功。拜夔東征行元帥。令以前後所俘入見。詔賜黃金鞍馬。有差。還攻奪宋金州。斷虎隘。殺其將梁富。禽路鈐趙貴。三年春帥千戶李吉等略開之大通。與宋將硬弓張大戰。獲統制陳德。冬。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波等間道襲開州。文安遣千戶王福助之。福先登拔其城。守將龐彥海投崖死。禽別將劉安仁。畱兵戍之。宋諸道兵來援。環城築壘。文安密遣人入城。諭以堅守。四年正月。奉行省檄往援。先以兵斷敵糧道。宋師來拒。飛矢中面。文安拔矢力

戰大破之。殺其將張德。二月。文安養創還蟠龍。開州復陷於宋。文安遣總把馬才楊彪掠達之盧灘峽。與宋兵遇。禽其將蒲德。五年。文仲卒。文安襲佩其虎符。充閬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仍副文粲行都元帥府事。閬州累遭兵燹。戶口凋耗。文安教以耕桑。鰥寡不能自存。願相配耦者。并爲一戶。充役。民始復業。冬。復遣千戶馬才張琪略達州。禽宋將范仲王德解明。六年。遣蔡邦光李吉嵇永興略達之朱師鄭市。禽總管周德新裨將王遷。秋。遣總把王顯略達之泥壩。禽總管張威。冬。遣兵略大寧之曲水。禽副將王仁。七年。從僉省嚴忠範攻重慶。大戰龍坎。敗宋兵。攻鑿鐵寨。禽其將袁宜何世賢。捷聞。詔賜白金寶鈔幣帛有差。秋。攻達之聖日城。禽宋將楊普時仲。芟其禾而還。又遣元帥蔡邦光略開州。禽宋將陳俊。冬。文粲入覲。汗慰之。曰。汝兄弟宣力邊陲。朕所知也。授文安明威將軍。八年春。復遣蔡邦光攻達州。戰於聖日城下。禽其將蒲桂。又戰於開之沙平。禽其將王順。時宋以朱禩孫帥蜀。禩孫。閬人也。文

安屢獲其間謀欲動搖人心者。閻竟晏然。秋。文安自將會東川統軍趙匡刺攻達。三戰三捷。尋遣嵇永興攻開。戰於平敷曲水。禽總管王道軍還。以所俘入見。進昭勇大將軍。東川路征南招討使。賜金銀寶鈔馬鞍弓矢幣帛有差。九年秋。領軍出小寧。措置屯田。遣韓福攻達之九君山。君舊作軍據下文校改禽宋將張俊。遣蔡邦光會達州兵要宋師於永睦。戰勝之。復遣嵇永興楊彪襲宋裨將劉威等。破聖日外城。獲寨主楊桂。縱兵焚掠而還。九月。築金湯城以積屯田之糧。且以逼宋龍爪城。慮宋人來爭。遣韓福出兵通川牽制之。遇敵於銜。巨山。賊之俘總管蔡雲龍。出達州牛門。斷宋軍歸路。禽總管李佺。李德。聞宋輸糧達州。遣兵要諸盧灘峽。禽統制孫聰。張順。夏。遣元帥李吉略開州。戰於瀉油坡。禽其提舉李貴及石筍寨主雍德。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糧開達。蔡邦光李吉伏兵遮之。禽裨將吳金等。覆其糧船。閏十月。蓬州兵攻拔龍爪城。東川統軍司命文安兼領之。宋都統趙章乘虛襲據蓬州。且出兵迎敵。文安與戰。敗之。禽

總管王元而還。秋。宋都統閩國寶監軍張應庚復饗達州。文安要之瀉油坡。奪其糧。并禽二將。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遮我歸路。與戰。敗之。獲總轄秦興祖譚友孫。十一年三月。文安屯軍小寧。得俘者言。鮮汝忠將取蟠龍之麥。卽遣千戶王新德楊彪帥奇兵散掠宋境。文安自戍蟠龍以備之。李吉略由山戰於城下。禽其將葉勝。遣蔡邦光楊彪掠竹山寨。與趙統制戰。禽其將鄭桂莊俊。秋。文安自將與蒙兀漢軍萬戶怯必烈等略地夔東。拔高陽夔巫等寨。禽守將嚴貴竇世忠趙興。跨江爲橋。遏敵水路。宋人來爭。戰卻之。還攻牛頭城。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十一月。遣蔡邦光略九君山。禽其將孫德柳榮趙威。時宋以鮮汝忠趙章易鎮開蓬。而汝忠家屬畱開未去。文安曰。達未易攻。若先拔開。俘其家屬。以招汝忠。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乃遣蔡邦光帥千戶呼延順等攻開。盛兵蟠龍。爲之聲援。十二年正月。諸軍夜銜枚薄開州城下。遣死士先登。斬關以入。比守陴者覺。千戶景疇已立幟城上矣。宋兵驚潰。禽趙章。守

將韓明父子帥所部巷戰力屈亦就禽文安遷汝忠家屬於蟠龍遣元帥王師龍持檄赴達招之曰能降則家屬可保否則灰滅汝宜早自爲計汝忠遂遣趙榮來約師龍以兵入據其城汝忠帥所部詣文安軍門降文安悉還其孥產趙章子桂楫守師姑城遣兵招之亦降獨洋州龍爪城洋州疑有誤守將謝益固守不下并力攻之禽統制王慶益棄城走於是遣鮮汝忠帥所部前鋒往招由山等處八城元帥李吉嵇永興千戶王新德等以兵隨其後八城望風迎降凱旋遣經歷陳德勝以鮮汝忠趙桂楫等十餘人獻捷京師汗喜進文安驃騎衛上將軍宣撫使賜鈔千挺文粲進鎮國上將軍文安尋遣兄子應之往招都勝茂竹廣福三城自將大軍踵之以行皆降之秋七月兵至樂勝城宋將蒲濟川降進攻梁山軍宋將袁世安堅守文安知梁山恃忠勝軍爲固乃力攻忠勝拔之殺守將王智禽部轄景福復圍梁山世安隨方備禦竟不下文安乃移兵攻萬州之牛頭城殺守將何威遷其民進圍萬守將上官夔戰

守甚力。文安乃遣監軍楊應之鎮撫彭福壽會東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牽制敵援。果與宋總管李皋花茂實等遇。一戰禽之。萬仍固守。文安乃解圍去。轉攻石城堡。諭降守將譚汝和。攻雞冠城。諭降守將杜賦。石馬鐵平小城三聖由木李家下隘諸砦悉下。冬。進軍白帝城。夔帥張起巖固守不應戰。文安以師老。乃還。十三年。進階金吾衛上將軍。賜玉帶一。夏。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輝經畫東川課程。袁世安遣使約降。文安以白德輝大喜。卽遣文安奉安西王教往招之。世安遂降。秋七月。進軍萬州。遣經歷徐政諭上官夔降。不聽。圍之數日。踰月。攻拔其外城。張起巖自夔來救。鎮撫彭福壽迎擊。敗之。燬其舟師。俘裨將宋明。萬州奪氣。文安復傳王教諭夔。夔終不屈。文安乃下令強攻。夜遣勇士梯登。斬關入。夔巷戰而死。萬旣下。遣使招鐵檠三寶兩城。守將楊宜黎拱宸降。分兵略施州。禽統制薛忠。會大雪。蔡邦光乘夜奪其城。殺守帥何良。十四年夏。進軍咸淳府。時宋以六郡鎮撫使馬塋爲守。文安與塋同

里開諭之降不從。乃列柵圍攻之。時已仲冬。潛遣勇士宵登斬關。納外兵。塹猶巷戰。時鮮汝忠已爲達州安撫使。在軍中。帥所部與之力戰死。比曉。宋兵不支。塹始就禽。十五年正月。進軍紹慶府。守將鮮龍迎敵。二月。勇士梯登破其北門。龍亦巷戰。兵敗就執。東川略定。獨夔猶堅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帥塔海由巫峽進兵攻之。而西川劉僉院劉公院疑指劉整子孩挾夔守將親屬往招之。文安遣元帥王

師能將舟師與俱。張起巖乃以城降。夏。文安入朝。以所得城邑績圖進。汗勞之曰。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其多也。拜四川南道宣慰使。解白貂裘賜之。十七年。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洞蠻。以酋兩子入見。因進言曰。元帥蔡邦光前征散毛死事。可念也。意欲朝廷許邦光子復父仇。汗曰。散毛旣降而殺之。何以示信遠人。乃擢邦光子陞爲管軍總管。佩虎符。賜散毛二子金銀符各一。并賜其酋虎符。遙授文安參知政事。依前行四川南道宣慰使事。十九年春。復入覲。進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二十年。改湖南

道宣慰使。卒。子良之襲佩虎符。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歷湖南宣慰副使。岳州路總管。卒。

劉整字武仲。先世京兆樊川人。徙鄧州穰城。整沈勇有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趙方麾下。方臨卒。謂其子葵曰。劉整才氣非汝曹所能馭。宜殺之。勿畱爲後日患。葵心未然之。孟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從驍果十二人越塹登城。襲禽守將。還報。珙大驚。以爲唐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陽。今整取信陽。所將更寡。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知瀘州軍事。整以北人捍西邊有功。南方諸將才勇多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拂不用。有功。抑不上聞。知俞興與整有隙。薦之帥蜀。以圖整。興以軍事召整。整不行。遂擿撫其辜。元史新編云。會賈似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閩帥。整遂爲興所按。整遣使

走懇臨安。不得達。忿甚。及向士辟曹世雄二將見殺。益不自安。中

統二年夏。遂籍所轄瀘州等十五郡戶三十萬。因都萬戶劉疑內

附。綱鑑大全云。整命參謀官許彪。帥降表。不從。合門仰藥死。忽必烈汗嘉其來。授整夔府行省。兼安撫

使賜金虎符。別賜金銀符若干。俾分給將校有功。俞與聞。整以瀘
叛。發兵自重慶來攻。整與劉嶷子總管元振合力拒守。大出金寶
分賞士卒。激之使戰。自三年正月至於五月。大戰數十合。會成都
經略司援軍至。與始敗去。整遣使上宋所給金字牙符及佩印。請
益屯兵儲粟。為圖宋計。尋自入朝。使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
仍兼都元帥。竝賜銀萬兩給軍士。立寨諸山。以禦宋兵。蒙兀都元
帥紐璘以整新附。一旦驟與同列。恩寵且出已上。害其功。謀陷之。

舊傳所謂同列指紐璘也

整懼。請分帥潼川。七月。改潼川路都元帥。許自宣課茶

鹽以餉軍。四年。宋安撫高達溫。和以重兵進逼成都。整馳援之。宋
兵聞。賽存孝至。引退。改計將襲潼川。又與整遇於錦江。賊走。至元
三年六月。授昭勇大將軍。改拜南京路宣撫使。四年十一月入朝。
建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
取襄陽。徹其捍蔽。且襄陽吾故物。往者棄而弗戍。使宋得竊築為
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廷議難之。整激昂復言。自

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爲正統。聖朝有天下。什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耶。忽必烈汗間之。矍然曰。吾意戔矣。命陝西五路。四川行省各造戰艦五百艘。付整。五年七月。遷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與蒙兀都元帥阿朮同署事。經略襄陽。督諸軍水陸進攻。於是築鹿門山白河口二堡。斷敵上下游。援師別遣奇兵五萬。鈔略緣江諸郡。俘男女八萬口。滅敵生聚之力。六年六月。麾下千戶邢德立。張志與宋都統唐永堅戰。禽而降之。七年三月。築實心臺。漢水中。上置弩礮。下爲石圍。五與兩岸堡壘相應。且與阿朮謀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唯水戰不如宋巨。奪彼所長。宜益造戰艦。增練水軍。則事濟矣。乘驛以聞。制可。旣還。造船五千艘。簡諸翼。漢軍健捷者。日教以水戰之法。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習之。不數月。得練卒七萬。八月。復築長圍。遏絕襄陽內外聲援。八年。朝廷益僉東道新軍至。城圍遂合。襄陽安撫使呂文煥被困。聞使告急。宋廷遣殿前副指揮范文虎。帥蘇劉義夏松等。以舟師十萬來援。北

軍水陸迎擊。敗諸湍灘。捷聞。九月。加整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九年三月。進諸翼漢軍都元帥。呂文煥登城瞭敵。整遙望見之。躍

馬而前。曰。君既昧天命。害及生靈。豈仁者之事。而又齷齪不能戰。

取羞勇者。請與君決鬪。以占勝負。文煥不荅。伏弩中整。辟以甲堅。

未深入。未幾破樊城土郭。斬首二千級。生禽裨將十有六人。然樊

城仍堅守不下。時襄陽受圍久。以儲糧足。得不飢困。唯乏鹽布。乞

濟於郢。五月。荆湖制置李庭芝遣兵部鈐轄張順即矮張張貴即竹園

造舟漢水上游。冒重圍載餉之。中道為漢軍千戶崔松要擊。順

墮水死。貴得突入城。月從宋史張順傳整度貴必復出。乃部分戰艦。縛艸如

牛狀。芻漢水參錯列置。繇互數十里。眾莫測其所為。九月。貴果夜

出。駕輪舟順流下駛。欲還郢。邏者知之。焚芻岸艸。牛光燭如晝。整

與阿尤揮戰艦先據龍尾洲。沿流轉戰五十里。至櫃門關。一作鬼門關貴

傷重就禽。強之降。不屈。遂殺之。命降卒四人輿其屍至城下。示守

者。順貴皆驍將也。及是皆死。宋軍奪氣。十一月。詔整總領四萬戶。

李庭芝欲聞整以金印牙符燕郡王封册及都元帥

舊傳都元帥上有漢軍二字宋官制無所

謂漢軍也

盧龍節度使告身爲書使永寧僧持送整所永寧令得之驛間

於朝敕張易姚樞襍問適整至自軍中言宋怒臣畫策攻襄陽故設此計斬殺臣臣實不知汗亦無疑詔令整復書謂整受命以來唯知督勵戎兵舉垂亾孤城耳宋果以生靈爲念當重遣信使請命朝廷顧爲此小數何益於事於是襄陽受困已五年矣百方攻之而猶不下整意襄樊唇齒也欲取襄必先得樊時樊守者樹柵蔽城斬木列植漢水中貫以鐵索整言於阿尤阿尤舊傳作丞相伯顏按是年伯顏尙未至襄陽募善泅者斷木沈索督戰艦傅樊城下以同回礮轟之而焚其柵浮橋亦燬襄陽隔水相望弗能救十年正月遂拔樊城屠之卽移攻具向襄陽整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慢意同列參政阿里海牙不可乃遣降將唐永堅偕濟南萬戶張宏入城詔諭文煥二月丁未文煥以城降時整先已移戍淮西矣論首謀功賜整田宅金幣良馬整入朝奏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

長江非宋有也。四月，朝議罷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改置行樞密院二。以整與阿里海牙不相能，故分漢軍爲二，各統其一。命阿里海牙與伯顏、史天澤、阿朮、兀台等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於襄陽。整與阿塔海、塔出董文炳等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於正陽。十一年二月，改二行院仍爲行中書省，加整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仍與阿塔海等戍正陽，夾淮築城以扼敵衝。宋淮西制置使夏貴自廬州帥水師來爭，敗之。大夫洲整請益甲杖及水弩手，命所司給之時，議大舉南伐。史天澤言：「大軍方興，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勢位相等，號令不一，將貶事。」七月，乃改淮西行中書省仍爲行樞密院，詔整依前行院事。而阿塔海爲長，有詔命整別將一軍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人悉力西拒，東方虛弱，逕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阿塔海不可，曰：「吾受詔綴東兵，使無西目，渡江非所聞也。」整不得已。帥騎兵出淮南，正攻無爲軍，間渡江捷至，不覺失聲，曰：「阿塔海誤我。」

舊傳稱阿塔海首帥隱之也

顧使我功後於人，昔人言善

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夕憤惋而卒。大軍之南下也。本議以整與

呂文煥竝爲鄉道。臨時整不得行。而文煥與入鄂之功。整故云然。

年六十有三。時十二年正月戊寅也。上距鄂州之下凡十有五日追贈龍虎衛上將

軍。中書右丞諡武敏。初賈似道畏整不敢自出督師。及聞其死喜

曰。吾得天助矣。乃拜表出師蕪湖焉。整四子。垣嘗從父戰。敗。咎萬

壽於通泉。早卒。埏管軍萬戶。均。摧茶提舉。次子垓最知名。垓字

寬仲。中統三年移新村民匠於成都。以垓領其事。時年十三。至元

三年從整入朝。授管軍萬戶。佩虎符。四年城眉簡二州。後圍嘉定。

破五獲石城。白馬資江等城寨。六年從敗宋師於龍巖。九年入直

東宮宿衛。十年從圍樊城。御史言垓與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素

不知兵。且闕人望。宜依弟男例罷去。四月忽必烈汗命垓以萬戶

還成都。十二年六月受嘉定安撫。咎萬壽降。收嘉定及紫雲。敘瀘

等城寨。拓地一千五百餘里。以萬壽及所屬蠻酋入覲。進拜都元

帥。明年宋亡。蜀地未盡平。行樞密院以瀘州整舊治。使垓以都元

帥領之十四年克瀘之珍珠堡降其守將十六年入朝拜同知四川北道宣慰司事二十年移四川南道二十一年邱德祖等謀亂垓禽斬之二十三年入朝詔問宋降將垓奏言先臣在襄陽以呂文煥來歸今爲右丞在瀘州以管如德來歸今亦爲右丞汗欲擢垓左丞爲中書參政溫迪罕禿魯花所格而止垓又奏江南平臣不敢自言先臣功唯上念之汗曰朕未嘗忘爾父也授垓鎮國上將軍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四川分設行中書省垓爲僉事又改行尙書省二十九年進階輔國上將軍仍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未幾謝病歸大德八年起拜奉國上將軍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都元帥佩金虎符招蠻酋南列等納款賜垓弓矢衣甲至大三年移鎮廣東奏言屯戍軍不習水土宜移還內地代以土軍從之皇慶二年卒年六十有四垓廉於財卒之日家中僅存中統鈔四百貫云 劉整有裨將曰沙全合兒

魯元人

舊作哈刺魯氏

父沙的從幹歌互汗平金

舊傳之太祖蓋太宗之誤太祖未及平河南

戍河南柳

泉遂家焉。全初名抄兒赤。甫五歲。爲宋軍所掠。當是甲午年。宋人謀復三京。北攻汴洛之役。年

十八。留整幕下。宋人以其父名有沙。使以沙爲氏。而名之曰全。全

久居蜀。知其地形。中統二年。從整以瀘州降。授管軍百戶。至元三

年。整出兵雲頂山。與宋夏貴兵遇。全擊殺甚衆。五年。整領都元帥

事。出師襄樊。以全爲鎮撫。整遣全帥衆攻仙人山。陳家洞諸寨。破

之。陞千戶。佩銀符。從追張貴至櫃門關。從拔樊城。皆有功。又從築

正陽城。引兵渡淮。與宋將陳安撫戰。蓋卽陳奕敗之。十二年。從丞相阿朮

與宋張世傑孫虎臣戰焦山下。全獲其將士三十三人。及從相威

左軍趨臨安。道出華亭。舊傳上文有從攻常州克之六字。按攻常州者伯顏中軍。取道平江嘉興。以至臨安者。全至華亭。乃從相威左軍。卽不得更從

中軍攻常州。故酌刪舊文。戒士卒毋殺掠。遂傾城出降。以功授華亭軍民荅魯合臣。

時有鹽徒聚衆掠華亭。全擊降之。籍其名得六千人。請於行省。遣

往芍陂屯田。行省以華亭新墾。有此變。疑民心反側。委萬戶忽都

忽等體察。欲屠其城。全言鹽徒非土人。若屠城。民枉死者衆。以死

保其無它。遂止。換金符。授武略將軍。兼領鹽場。職如舊。十四年。升

華亭爲總管府。全爲總管府軍民。荅魯合臣換佩虎符。時盜賊遙起。其強者有衆數千。全悉招集之。境內以寧。十五年。改松江萬戶府荅魯合臣。始專領軍政。二十二年。召見。遷隆興路萬戶府荅魯合臣。請復舊名。抄兒赤。未幾。汧以松江瀕海重地。復命鎮之。換佩三珠虎符。卒官。

論曰。蒙兀謀蜀。東川用兵。勞而降服。後何哉。東院諸將。專利標掠。民不得有孳女。懼而不來。如李德輝所云。巨楊大淵父子。攻城野戰之功。不爲不多。然梁山夔路。不降於文安。而降於李德輝。劉僉院。則知殘民以逞之。臯。非蒙兀將合丹。闊里吉。思輩所獨任矣。劉整才勇過人。在宋以北人見忌。入元。又以新州遭疑。開設兵端。視南朝爲奇貨。如取諸懷。思追阿龍。銜刀渡江之功。擒虎輕舟采石之烈。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出乎已。北師大舉。復分兵淮南。鄂州捷聞。一失聲而死。豈曰數奇。政犯道家福始禍先之戒者歟。

數語略本姚燧撰阿
里海涯神道碑意

楊大淵劉整列傳第六十四

蒙兀兒史記卷第八十一